

中國魂



3 0610 9619 8

中國魂

中國魂目錄

卷上

少年中國說

呵旁觀者文

中國積弱溯源論

緒論

第一節 積弱之源於理想者

第二節 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第三節 積弱之源於政術者

第四節 積弱之源於近事者

結論

過渡時代論

目

錄

573.07
1734-30
2

36729/8

- 一 過渡時代之定義
 - 二 過渡時代之希望
 - 三 過渡時代之危險
 - 四 各國過渡時代之經驗
 - 五 過渡時代之中國
 - 六 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
- 第一節 國民與國家之異
 - 第二節 國民競爭與國家競爭之異
 - 第三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力與其來由
 - 第四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
 - 第五節 中國之前途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

第一章 其相同之點

一 家族時代與酋長時代

二 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

第二章 其相異之點及其原因與影響

一 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爲列國中國自兩漢以後仍爲一統

二 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

第三章 結論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其一 獨立與合羣

其二 自由與制裁

其三 自信與虛心

目 錄

其四 利己與愛他

其五 破壞與成立

結論

論中國今日當以競爭求和平

排外平議

論國家思想

論進取冒險

中國魂卷上

飲冰室主人



少年中國說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守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

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畧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任公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遯。之。盛事。拿破。崙。之。流。於。厄。蔑。阿刺。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咤。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皺。齒。盡。白。髮。盈。把。頽。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鬱。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况。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

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拿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者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邳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頽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蕉萃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卽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澌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卽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

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曠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

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尙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壤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况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

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入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尙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以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昇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入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

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我幾百萬之人民。作僕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搦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爲緣。如做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櫺。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爲奴。爲隸。則烹鬻箠鞭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爲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

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喬喬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誦。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呵旁觀者文

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觀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爲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免浴以爲歡。若是者。謂之陰險也。不可謂之狠毒也。不可此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血性。嗟乎。血性者。人類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無血性。則是無人類。無世界也。故旁觀者。人類之蠱賊。世界之仇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是故人也。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旁觀云者。放棄責任之謂也。

中國詞章家有警語二句。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中國尋常人有熟語二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語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口號也。而此種經典口號。深入於全國人之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淨。質而言之。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爲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嗚呼。吾爲此懼。

旁觀者。立於客位之意義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無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訓其子弟。綜核其財產。小而啓閉其門戶。灑掃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爲誰。卽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於客位。父諉之於子。子諉之於父。兄諉之於弟。弟諉之於兄。夫諉之於婦。婦諉之於夫。是之謂無主之家。無主之家。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惟國亦然。一國之主人爲誰。卽一國之人是也。西國之所以強者。無他焉。一國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已。中國則不然。入其國。問其主人爲誰。莫之承也。將謂百姓爲主人歟。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與焉。將謂官吏爲主人歟。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爲吾威勢耳。爲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國雖大。竟無一主人也。無主人之國。則奴僕從而弄之。盜賊從而奪之。固宜。詩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於人乎何尤。

夫對於他人之家。他人之國。而旁觀焉。猶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俠者之義。雖對於他家他國。亦不當旁觀。今姑置勿論。對於吾家。吾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尙旁觀。而更望誰之代。吾責也。大抵家國之盛衰興亡。恒以其家中。旁觀者之有無多少爲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

必與國人盡爲旁觀者。國雖大而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謂余不信請其流派。

一曰渾沌派。此派者可謂之無腦筋之動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謂世界。不知有所謂國。不知何者爲可憂。不知何者爲可懼。質而論之。卽不知人世間有應做之事也。飢而食。飽而游。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卽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謂辦與不辦。既不知有國。何所謂亡與不亡。譬之游魚居將沸之鼎。猶誤爲水暖之春江。巢燕處半火之堂。猶疑爲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機器製成者。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其死也。如以電氣殲斃者。有墮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數十寒暑而已。彼等雖爲旁觀者。然曾不自知其爲旁觀者。吾命之爲旁觀派中之天民。四萬萬人中屬於此派者。殆不止三萬五千萬人。然此又非徒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渾沌者。亦有號稱能識字能治生之人。而實大渾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數十萬之官吏。應鄉會歲科試數百萬之士。子滿天下之商人。皆於其中十有九屬於此派者。

二曰爲我派。此派者俗語所謂遇雷打尙按住荷包者也。事之當辦。彼非不知。國之將亡。彼

非不知。雖然。辦此事而無益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若馮道當五季鼎沸之際。朝梁夕晉。猶以五朝元老自誇。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尙不失爲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於主位。而非立於客位者。雖然。不過以公衆之事業而計。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衆之利害。則彼始終旁觀者也。吾昔見日本報紙中。有一段最能摹寫此輩情形者。其言曰。

吾嘗游遼東半島。見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態。彼等於國家存亡之危機。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軍隊。不見爲敵人。而見爲商店之主顧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遼東半島割歸日本與否之問題。惟知有日本銀色與紋銀兌換補水幾何之問題。

此實寫出魍魎魍魎之情狀。如禹鼎鑄奸矣。推爲我之弊。割數千里之地。賠數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門咫尺之地。而曾無所顧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數年無事。至一瞑之後。雖天翻地覆。非所問也。明知官場積習之當改。而不肯改。吾衣領飯碗之所在也。明知學校科舉之當變。而不肯變。吾子孫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爲先聖。以楊朱爲先師。一國中無論爲官爲紳爲士爲商。其據要津握重權者。皆此輩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

力量。一國聰明才智之士皆走集於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解之少年子弟相率倣效之。如痲癘肺病者傳其種於子孫故遺毒徧於天下。此爲旁觀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嗚呼派。何謂嗚呼派。彼輩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爲獨一無二之事業者也。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告以事之當辦。彼則曰誠當辦也。奈無從辦起。何告以國之已危。彼則曰誠極危也。奈已無可救。何再窮詰之。彼則曰國運而已。天心而已。無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訣。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謂非旁觀者也。然他人之旁觀也。以目彼輩之旁觀也。以口彼輩非不關心國事。然以國事爲詩料。非不好言時務。然以時務爲談資者。也。吾人讀波蘭滅亡之記。埃及慘狀之史。何嘗不爲之感歎。然無益於波蘭埃及者。以吾固旁觀也。吾人見非律賓與美血戰。何嘗不爲之起敬。然無助於非律賓者。以吾固旁觀也。所謂嗚呼派者。何以異是。此派似無補於世界。亦無害於世界者。雖然。灰國民之志氣。阻將來之進步。其罪實不薄也。此派者一國中號稱名士者皆歸之。

四曰笑罵派。此派者謂之旁觀。竊謂之後觀。以其常立於人之背後。而以冷言熱語批評人。

者也。彼輩不惟自爲旁觀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爲旁觀者。既罵守舊。亦罵維新。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之成也。則曰。監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已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揶揄。此最巧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豈直使人灰心短氣而已。而將成之事。彼輩必以笑罵沮之。已成之事。彼輩能以笑罵敗之。故彼輩者。世界之陰人也。夫排斥人未嘗不可。已有主義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義。此西國政黨所不諱也。然彼笑罵派果有何主義乎。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五曰。暴棄派。嗚呼。派者以天下爲無可爲之事。暴棄派者以我爲無可爲之人也。笑罵派者常責人而不責己。暴棄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幾許。英傑不知幾許。我之一人。豈足輕重。推此派之極弊。必至四百兆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

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他人雖有絕大智慧絕大能力只能盡其本身分內之責任豈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飯者爲我代食欲不寢而使善睡者爲我代寢能乎否乎且我雖愚不肖然既爲人矣即爲人類之一分子者既生此國矣即爲國民之一阿屯也我暴棄己之一身猶可言也污穢人類之資格滅損國民之體面不可言也故暴棄者實人道之罪人也六曰待時派此派者有旁觀之實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詞也吾待至可以辦事之時然後辦之若終無其時則是終不辦也尋常之旁觀則旁觀人事彼輩之旁觀則旁觀天時也且必如何然後爲可以辦事之時豈有定形哉辦事者無時而非可辦之時不辦事者無時而非不可辦之時故有志之士惟造時勢而已未聞有待時勢者也待時云者欲覘風潮之所向而從旁拾其餘利向於東則隨之而東向於西則隨之而西是鄉愿之本色而旁觀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國人之性質盡於是矣其爲派不同而其爲旁觀者則同若是乎吾中國四

萬萬人果無一非旁觀也。吾中國雖有四萬萬人果無一主人也。以無一主人之國而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萬鬼環瞰百虎眈視之大舞臺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爲不知責任之人。以下五派爲不行責任之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猶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則是自絕於天地也。故吾責第一派之人猶淺責以下五派之人最深。雖然以陽明學知行合一之說論之彼知而不行者終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極明則行之必極勇猛。虎在於後雖跛者或能躍數丈之淵燎火及於鄰雖弱者或能連千鈞之力何也。彼確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無幸也。夫國亡種滅之慘酷又豈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爲舉國之旁觀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雖箝其手緘其口猶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塊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觀面縛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於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閉房之婦彼自顧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尙有幾年故其於國也有過客之觀其苟且以媮逸樂袖手以終餘年固無足怪焉。若我輩青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

也。與此國爲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寧可旁觀耶。夫寧可旁觀耶。吾豈好爲深文刻薄之言。以罵盡天下哉。毋亦發於不忍。旁觀區區之苦心。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爲我同胞四萬萬人告也。

旁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

中國積弱溯源論

緒論

嗚呼。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恣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乃或雖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則。亦雖欲救之而不得所以爲救之道。譬有患癆病者。其臟腑之損壞。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味者不察。謂爲無病。一日受風寒暑溼之侵暴。或飲食消養之失宜。於是病象始大顯焉。庸醫處此。謂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劑以表之。謂其滯食也。而投峻削之劑以攻之。不

知。伏。於。新。病。之。前。者。有。舊。病。焉。爲。外。病。之。導。線。者。有。內。病。焉。治。其。新。而。遺。其。舊。務。其。外。而。忽。其。內。雖。欲。治。之。烏。從。而。治。之。其。稍。進。者。見。其。羸。疴。瘠。瘵。之。亟。當。培。養。也。而。又。習。聞。夫。參。苓。桂。朮。之。可。以。引。年。也。於。是。旁。探。舊。方。進。以。補。劑。然。而。積。疴。未。除。遽。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驅。病。之。效。且。恐。反。爲。增。病。之。媒。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是。故。善。醫。者。必。先。察。病。源。其。病。愈。久。則。其。病。源。愈。深。而。遠。其。病。愈。重。則。其。病。源。愈。多。而。繁。淺。而。近。者。易。見。深。而。遠。者。難。明。簡。而。單。者。雖。庸。醫。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雖。國。手。亦。或。昧。於。目。夫。是。以。醫。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醫。一。身。且。然。而。况。醫。一。國。者。乎。嗟。乎。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久。耶。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重。耶。昔。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疫。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針。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國。今。日。之。受。病。有。以。異。於。此。乎。夫。病。猶。可。爲。也。病。而。不。自。知。其。病。

不可爲也。不自知其病，猶可爲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惡之，不可爲也。嗚呼！吾國之受病，蓋政府與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馴致之也，非一時其釀成之也，非一人其敗壞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堅冰至所由來者漸矣。淺識者流，徒見夫江河日下之勢，極於今時，因以爲中國之弱，直此數年間事耳。不知其積弱之源，遠者在千數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數十年之內。積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長。夫使蚤三十年而治之，則一湯熨之勞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針石之力耳。而乃蹉跎蹉跎，極於今日。夫豈無一二先覺，懷抱方術，大聲疾呼，思欲先時而拯之者。其奈舉世夢夢，昊天悠悠，非特不採其術，不聽其言，直將窘之逐之，戮之絕之，使舉國之人無不諱疾忌醫，以圖苟全。至於今日，殆扁鵲望而退走之時矣。雖然，孟子不云乎：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日始知爲病而始謀醫之，雖曰遲乎，然使失今不爲，更閱數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我同胞國民，夫豈無怵惕隱於其心者乎。抑吾尤懼夫所稱國手者，不審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處今日危急存亡間，不容髮之頃，而猶出庸醫之伎倆，撫拾目前，一二小節，彌縫補苴，藥不對症，一誤再誤，而終斷送我國於印度、埃及、土耳其之鄉也。故今造此論，取中國病原之繁雜而深遠者一

一論列之。疏通之。證明之。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理而投良藥焉。今雖瞑眩。後必有瘳。其慎勿學齊桓侯之至死而不寤也。

第一節 積弱之源於理想者

國家之強弱。一視其國民之志趣品格。以爲差。而志趣品格有所從出者一物焉。則理想者是已。理想者何物也。人人胸中所想像。而認爲通常至當之理者也。凡無論何族之民。必有其社會數千年遺傳之習慣。與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訓。所傳述。漸漬深入於人人之腦中。滌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謂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種種風俗種種事業。凡有一舊理想久行於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奪而易之。非有雷霆萬鈞之力。不能。

中國人腦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寶者固不少。其誤而當改者亦頗多。歐西日本有恆言曰。中國人無愛國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國民愛國之心。比諸歐西日本。殊覺薄弱焉。此實不能爲諱者也。而愛國之心薄弱。實爲積弱之最大根源。吾嘗窮思極想。推究其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發原於理想之誤者。有三事焉。

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中國人向來不自知其國之爲國也。我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爲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中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旣無國矣。何愛之可云。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遊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泛泛視爲行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即已諸國並立。此後雖有變遷。而其爲列國也。依然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人。人腦中之理想。常有一國字。浮於其間。其愛國也。不教而自能。不約而自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緣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則驕傲而不願與他國交通。二則怯懦而不欲與他國爭競。以此而處於今日交通自由。爭競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礙耶。故此爲中國受病之第一根源。雖然。近年以來。此理想有迫之使不得不變更消滅者矣。

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每一朝之廢興。而一國之稱號。即與之爲存亡。豈不大可駭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因以國家與朝廷混爲一談。寢假而以國家爲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實文明國民之腦中所。夢想不到者也。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過偶然一時爲國民中。巨擘之巨室。云爾。有民而後有君。天爲民而立君。非爲君而生民。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國民數千年。醉迷於誤解之中。無一人能自拔焉。眞可奇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爲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願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

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爲辱。焉以爲耻。焉則以誤認朝廷爲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夫使認朝廷爲國家。而於國家之成立無所損。吾亦何必斷斷焉。無如國家之思想不存。卽獨立之志氣全萎。但使有一姓能箝制我而鞭箠我者。我即從而崇拜之。擁護之。馴致異種他族。踐吾土而食吾毛。亦憫然奉之爲朝廷。且侈然視之爲國家。若是者。蓋千餘年於茲矣。推此理想也。則今日之印度。豈嘗無朝廷哉。我國民其亦將師印度而恬不爲怪也。中國所以永遠沈埋之根源。皆在於此。此理想不變而欲能立國於天地之間。其道無由。

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也。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爲誰。卽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恒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凡官吏以公事致書於部民。其簡末自署。必曰。汝之僕某某。蓋職分所當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國民之全體。而不敢褻卽所以鞏護國家之基礎。而勿使壞也。乃吾中國人之理想。有大異於是者。唐韓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愈之斯言也。舉國所傳誦。而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豈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贅旒。而無謂也。吾豈不解夫自主獨立之國民。爲今世文明之國所最尊重者。竟當盡誅而靡有子遺也。今使有豪奴於此。奪其主人之財產。爲己有。而曰主人供億若稍不周。行將鞭撻而屠戮之。雖五尺童子。未有不指爲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異是乎。而我國民守之爲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議焉。更無論駁詞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我國民所以沈埋於十八層地獄而至。今不獲見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說成爲義理。而播毒種於人心也。數千年之民。賊既攘國家爲己之產業。繫國民爲己之奴隸。曾無所於忤。反得援大義以文飾之。以助其凶。餒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於奴隸。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隸而干預家事。未有不獲戾者也。既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則褰裳以去。別投新主而已。此奴隸之恆情也。故夫西人以國爲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子兄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不然。有國者僅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

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安所往而不敗也。以上三者實爲中國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瘡百孔。萬穢億腥。皆其子孫也。今而不欲救中國則已耳。苟欲救之。非從此處拔其本塞其源。收數千萬之學。說變四百兆之腦。質雖有善者。無能爲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義者。既已如鳳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遠。此所以流失敗壞極於今時而後。顧茫茫未知稅駕於何所者也。

第二節 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今之論國事者。每一啓齒。未有不太息痛恨。唾罵官吏之無狀矣。夫吾於官吏。則豈有恕辭焉。雖然。吾以爲官吏之可責者。固甚深。而我國民之可責者。亦復不淺。何也。彼官吏者。亦不過自民間來。而非別有一種族。與我國民渺不相屬者也。故官吏由民間而生。猶果實從根。榦而出。樹之甘者。其果恒甘。樹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國民而爲良國民也。則任於其中。簽掣一人。爲官吏。其數必贏於良我國民。而爲劣國民也。則任於其中。慎擇一人。爲官吏。其數必倚於劣。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久矣。夫聚羣。官不能成一離。婁聚羣。不能成一師。曠聚羣。怯不能成一烏。獲以今日中國如此之人心風俗。即使日日購礮船。日日築鐵路。日

日開礦務。日日習洋操。亦不過披綺繡於糞墻。鏤龍蟲於朽木。非直無成醜又甚焉。故今推本窮源。述國民所以腐敗之由。條列而縷論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罵盡天下也。或者吾國民一讀而猛省焉。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今將風俗之爲積弱根源者。舉其犖犖大端如下。一曰。奴性。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夫既言之矣。雖然。彼之以奴隸視吾民。猶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故使我誠不甘爲奴隸。則必無能奴隸我者。嗟乎。吾不解吾國民之稟奴隸性者。何其多也。其擁高官。藉厚祿。盤踞要津者。皆稟奴性獨優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則不能一日立於名場利藪間也。一國中。最有權勢者。既在於此輩。故舉國之人。他無所學。而惟以學爲奴隸爲事。駟所謂聰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於奴隸學校。不以爲恥。反以爲榮。天下可駭可痛之事。孰有過此者。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諸君未嘗遊京師。未嘗入宦場。雖聞吾言。或不信也。苟躬歷其境。見其昏暮乞憐之態。與其趨趨嘯嘯之形。恐非徒怵惕。而有不慊於心。更必且赧怍而不忍挂諸齒。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者。其妻妾見之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誠至言哉。誠至言哉。夫居上流之人。既如此矣。尋常百姓。又更甚焉。鄉曲小民。視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宮闕。奉搢紳如神明。昔

西報嘗有戲言。謂在德國爲俾士麥。不如在中國做一知縣。在英國爲格蘭斯頓。不如在中國做一縣丞。非過言也。然則官吏之所以驕橫暴戾。日甚一日者。未始不由民間驕縱之而養成之也。且天下惟能詔人者爲能驕人。亦惟能驕人者爲能詔人。州縣之視百姓。則奴隸也。及其對道府以上。則自居於奴隸也。監司道府之視州縣。則奴隸也。及其對督撫。則自居於奴隸也。督撫視司道以下。皆奴隸也。及其對君后。則自居於奴隸也。其甚者。乃至對樞垣閣臣。或對至穢至賤宦寺宮妾。而亦往往自居奴隸也。若是乎舉國之大。竟無一人不被人視爲奴隸者。亦無一人不自居奴隸者。而奴隸視人之人。亦即爲自居奴隸之人。豈不異哉。豈不痛哉。蓋其自居奴隸時所受之恥辱苦孽。還以取償於彼所奴隸視之人。故雖日日爲奴。而不覺其苦。反覺其樂。不覺其辱。反覺其榮。焉不見夫土豪乎。皂役乎。彼入而見長官也。跼蹐瑟縮。無所容。吮癰舐痔。無不至。及出而武斷鄉曲。則如虎傅翼。擇肉而食。而小民之畏彼。媚彼。奔走而奉養彼者。固自不乏人矣。若是乎彼之所得者。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若是乎奴隸不可爲。而果可爲也。是以一國之人。轉相做效。如蟻附羶。如蠅逐臭。如疫症之播染。如肺病之傳種。昔有某畫報。繪中國人之狀態者。圖爲一梯。梯有級。級有人。級千百。焉人無。

量數焉。每級之人。各皆向其上級者稽首頂禮。各皆以足蹴踏其下級者。人人皆頂禮人焉。人人皆蹴踏人焉。雖曰虐謔亦實情也。故西國之民無一人能凌人者。亦無一人被凌於人者。中國則不然。非凌人之人。即被凌於人之人。而被凌於人之人。旋即可以爲凌人之人。咄咄怪事。咄咄妖孽。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奴性而已。故西國之民有被壓制於政府者。必羣集抗論之。抵拒之。務底於平。而後已。政府之壓制。且然外族之壓制。更無論矣。若中國則何有焉。忍氣吞聲。視爲固然。曰惟奴性之故。嗟乎。奴隸云者。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磨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囂然誇耀。儕輩以爲榮寵。及撻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蹴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爲本分。是即所謂奴性者也。今試還視我國人。彼蟻民之事。官吏下僚之事。長官有一

不出於此途者乎。不甯惟是而已。凡民之受壓制於官吏而能安之者，必其受壓制於異族而亦能安之者也。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民之有奴性者，其與國家交涉，止有服役納稅二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雖國事危急之際，彼蚩蚩者，狃於歷朝亡國之習慣，以爲吾知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天下至大主人至衆，安所往而不得奴隸。譬猶犬也，豢而飼我，則爲之守夜而吠人；苟易他主，仍復豢而飼我，則吾亦爲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爲何人。別闢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爲刀刺不傷、火爇不痛之世界，嗚呼，有如此性，有如此民，積之千歲，毒徧億身，生如無生人，而非人，欲毋墮落恃奚以存，匪敵亡我，繫我自淪，斯害不去，國其灰塵，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於我國民者也。

二曰：愚昧。凡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臟腑血脈而已，而尤必有司覺識之腦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備而無腦筋，猶不得謂之人也。惟國亦然，既有國形，復有國腦，腦之不具有形爲虛存，國腦者何，則國民之智慧是已。有智慧則能長其志氣，有智慧則能增其膽識。

有智慧則能生其實力。有智慧則能廣其謀生之途。有智慧則能美其合羣之治。集全國民之良腦而成一國腦。則國於以富。於以強。反是則日以貧。日以弱。國腦之不能離民。智而獨成。猶國體之不能離民體而獨立也。信如斯也。則我中國積弱之源。從可知也。四萬萬人中。其能識字者。殆不滿五千萬人。也。此五千萬人中。其能通文意。閱書報者。殆不滿二千萬人。也。此二千萬人中。其能解文法。執筆成文者。殆不滿五百萬人。也。此五百萬人中。其能讀經史。畧知中國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滿十萬人。也。此十萬人中。其能畧通外國語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滿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學之本源。考人羣之條理。而求所以富強吾國。進化吾種之道者。殆不滿百數十人。也。以堂堂中國。而民智之程度。乃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惛惛而長悲也。而吾所最悲者。不悲夫少特達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蓋特達智慧者。人類中之至難得者也。非惟中國不多有之。卽西國亦不多有之。若夫通常智慧。則異是矣。西國之民。自六七歲時。無論男女。皆須入學校。至十四五歲。然後始出校。其校中所讀之書籍。皆有定本。經通儒碩學之手編成。凡所以美人性質。長人志趣。潑人識見。導人材藝者。無不備焉。即使至貧之家。至鈍之童。皆須在校數年。卽能卒業。

數卷而其通常之智慧則固既有之矣。故無論何人皆能自治其身自謀其生一尋常之信人人皆能寫一淺近之報人人皆能讀但如是而其國腦之強已不可思議其國基之固已不可動搖矣。且天下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多而不能出一特達智慧之人者亦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少而能出特達智慧之人者以天賦聰明而論中國人豈必讓於西人哉。然以我國第一等智慧之人與西國第一等智慧之人比較而常覺其相去霄壤者則以乏通常智慧故也。今之所謂搢紳先生者伊啞占畢欺驕鄉愚曾不知亞細歐羅是何處地方漢祖唐宗係那朝皇帝然而秀才舉人出於斯焉進士翰林出於斯焉寢假而州縣監司出於斯焉軍機督撫出於斯焉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一舉而付於其手矣。若以此爲不足說耶舍而求之於市廛之商旅鄉井之農氓更每下愈況矣。何也我國固無通常智慧之人也。以此而處於今日腦與腦競之世界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天下之險象孰有過是者也。雖然明知其險而無以易之此所以日弱一日而至於今也。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爲一羣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

來耳而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遂將從此而長已也是不可不深長思者也。三曰爲我天下人亦孰不愛己乎孰不思利己乎愛己利己者非聖人之所禁也雖然人也者非能一人獨立於世界者也於是乎有羣又非能以一羣占有全世界者也於是乎有此羣與彼羣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羣與彼羣交涉則內吾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大小我之別焉當此羣與彼羣之角立而競爭也其勝敗於何判乎則其羣之結合力大而強者必贏其羣之結合力薄而弱者必絀此千古得失之林矣結合力何以能大何以能強必其一羣之人常肯絀身而就羣捐小我而衛大我於是乎愛他利他之義最重焉聖人之不言爲我也惡其爲羣之賊也人人知有身不知有羣則其羣忽渙落摧壞而終被滅於他羣理勢之所必至也中國人不知羣之物爲何物羣之義爲何義也故人人心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羣之我昔日日本將構釁於中國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國之大疑勢力之不敵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國名爲一國實則十八國也其爲一國則誠十餘倍於日本其爲十八國則無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乃果也戰端既起而始終以直隸一省敵日本全國以取大敗非伊藤之僥倖而言中也。

中國羣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於天下矣。又豈惟分爲十八國而已。彼各省督撫者。初非能結合其所治之省而爲一羣也。不過徼倖戰禍不及於己轄。免失城革職之處。分借設防之名。以觀成敗而已。其命意爲一己而非爲一省也。彼各省之民亦非能聯合其同省者以爲一羣也。幸鋒鏑未臨於眉睫。而官吏亦不強我使急公家之急。因飽食以嬉焉。袖手而觀焉。其命意亦爲一己也。昔吾聞明懷宗煤山殉國之日。而吾廣東省城日夜演戲。初吾甚不信之。及今歲到上海。正值聯軍入北京之日。而上海笙歌簫鼓熙熙焉。融融焉。無以少異於平時。乃始椎胸頓足痛恨於我國民之心。既已死盡也。此無他爲我而已矣。諺有之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國民人人腦中皆橫亘此二語。奉爲名論。視爲秘傳。於是四萬萬人遂成爲四萬萬國。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也。則束手以任其亡。無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國而有益於我也。則出力以助其亡。無所慙怍焉。此誠爲我者魑魅魍魎之情狀也。以此而立於人羣角逐之世界。欲以自存能乎。不能。

四曰。好僞。好僞之極。至於如今日之中國人。眞天下所稀聞。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臣之事其君。長之率其屬。屬之奉其長。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士之結其耦。友之交其朋。無

論何人。無論何事。無論何地。無論何時。而皆以僞之一字行之。章奏之所報者。無一非僞事。條告之所頒者。無一非僞文。應對之所接者。無一非僞語。舉國官缺大半。無事可辦。有職如無職。謂之僞職。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無律。謂之僞律。文之僞也。而以八股墨卷。謂爲聖賢之微言。武之僞也。而以弓刀箭石。謂爲干城之良選。以故統兵者。扣額尅餉。而視爲本分之例。規購械者。以一報十。而視爲應得之利益。闈寺名分。至賤而可以握一國之實權。胥隸執策。至醜而可以掌全署之威福。凡茲百端。皆生於僞。然僞猶可療也。僞而好之。不可療也。世有號稱清流名士者。流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讀其文。則字字皆賈生之痛哭。涕零誦其詩。則篇篇皆少陵之孤忠。義憤而考其行。則醇酒婦人也。察其心。則且食蛤蜊也。夫既無心愛國。無心憂國。則亦已矣。而爲此無病之呻吟。何爲焉。雖然。彼固不自覺其爲僞也。因好之深。而習慣之。以爲固然也。尤有咄咄怪事者。如前者日本之役。今茲團匪之難。竟有通都大邑之報館。據拾殘唐水滸之調語。以構爲劉永福空城之計。李秉衡黃河之陣者。而舉國之人。靡然而信之。夫靡然而信之。則是爲作僞者所欺也。猶可言也。及其事過境遷。作僞情狀。既已敗露。而前此之信之者。尙津津然樂道之。叩其說。則曰。過屠

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且快意焉。是則所謂好僞也。不可言也。嗚呼。中國人好僞之憑據。萬緒千條。若盡說者。更僕難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至舉國之人。而持一僞字。以相往來。則亦成一。虛。僞。泡。幻。之。國。而已。本則先撥。雖無外侮之來。亦豈能立於天地間耶。

五曰。怯懦。中國民俗。有與歐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卽歐日尙武。中國右文是也。此其根源。殆有。由。理。想。而。生。者。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孟。子。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凡。此。諸。論。在。先。聖。昔。賢。蓋。有。爲。而。言。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者。也。降。及。末。流。誤。用。斯。言。寢。成。鋼。疾。以。冒。險。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至。有。好。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之。諺。抑。豈。不。聞。孔。子。又。有。言。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瘍。也。吾。嘗。觀。歐。西。日。本。之。詩。無。不。言。從。軍。樂。者。又。嘗。觀。中。國。之。詩。無。不。言。從。軍。苦。者。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友。人。從。軍。詩。以。千。億。計。皆。祝。其。勿。生。還。者。也。兵。之。初。入。營。者。戚。黨。贈。之。以。標。曰。祈。戰。死。以。視。杜。甫。兵。車。行。所。謂。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其。一。勇。一。怯。相。去。何。太。遠。耶。何。怪。乎。中。日。之。役。綠。旗。湘。淮。軍。數。十。萬。皆。鼓。聲。甫。作。已。棄。甲。曳。兵。而。走。也。夫。兵。者。不。祥。聖。賢。之。無。義。戰。寧。非。

至道歟。雖然爲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爲國民者不可以無勇。處今日生存競爭最劇最烈。百虎眈視萬鬼環瞰之世界而爾然。儉息酣然。偃臥高語仁義。寤非羞耶。詩曰。天之方蹶。無爲夸毗。傳曰。夸毗謂柔脆無骨之人也。夫人而柔脆無骨。謂之非人焉。可也。合四萬萬柔脆無骨之人而成一國民。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中國世俗有傳爲佳話者一二語曰。百忍成金。曰。唾面自乾。此誤盡天下之言也。夫人而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無耻。孰過是焉。天生人而畀之以權利。且畀之以自保權利之力量。隨即畀之以自保權利之責任者也。故人而不思保護其權利者。即我對於我而有未盡之責任也。故西儒之言曰。侵人自由權者爲第一。大罪。放棄己之自由權者。罪亦如之。放棄何以有罪。謂其長惡人之氣。蝕損人類之資格也。犯而不校。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然欲使盡天下而皆出於此途。是率天下人而爲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而弱肉強食之禍將不知所終極也。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成是。並爲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遇勢力之強於己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民權由茲而失。國權由茲而亡。彼當局之人。日日割地而不以爲作者。豈非所謂能讓者耶。豈非所謂唾

面。自。乾。者。耶。無。勇。之。害。一。至。於。此。彼。西。方。之。教。曷。嘗。不。曰。愛。敵。如。友。降。已。下。人。乎。然。其。人。民。遇。有。壓。力。之。來。未。有。不。出。全。力。以。抗。拒。之。者。爲。國。流。血。爲。民。流。血。爲。道。流。血。數。千。年。西。史。不。絕。書。焉。先。聖。昔。賢。之。單。語。片。言。固。非。頑。鈍。無。耻。者。所。可。藉。以。藏。身。也。吾。聞。日。本。人。有。所。謂。日。本。魂。者。謂。尙。武。之。精。神。是。也。嗚。呼。吾。國。民。果。何。時。始。有。此。精。神。乎。吾。中。國。魂。果。安。在。乎。吾。欲。請。帝。遣。巫。陽。而。招。之。

六曰、無動。老子有言曰、無動爲大。此實千古之罪言也。夫日非動不能發光熱。地非動不能育萬類。人身之血輪片刻不動。則全身凍且僵矣。故動者萬有之根源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動之謂也。乃今世之持論者則有異焉。曰安、靜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譽人之詞也。曰喜、事也。曰輕、進也。曰紛、更也。皆貶人之詞也。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一則曰依成法。再則曰查舊例。務使全國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於隕然不動之域。然後已。吾聞官場有六字之秘訣。曰多叩頭。少講話。由今觀之。又不惟官場而已。舉國之人。皆從此六字陶鑄出來者也。是故污吏壓制之也。而不動。虐政殘害之也。而不動。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動。萬國富強之成效。燦然陳於目前也。而不動。列強瓜分。

之奇辱。咄然迫於眉睫也。而不動。譚瀏陽先生仁學云。自李耳出。遂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噪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頹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關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縛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可保也。嗚呼。吾每讀此言。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抑吾又聞之。重學之公例。凡物之有永靜性者。必加之以外力。而始能動也。故吾向者。猶有所冀焉。冀外力之庶幾助我乎。顧近年以來。中國受外力之加者。亦既屢見不一見矣。而其不動也。依然豈重學之例。猶有未足據者耶。抑其外力所加者。尙微弱。而與本性中所含之靜力。尙未足成比例耶。雖然。外力而加強焉。加重焉。竊恐有不能受者矣。若是乎。此無動爲大之中國。竟長此而終古也。是則可憂也。

以上六者。僅舉大端。自餘惡風。更僕難盡。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其深根固蒂也。經歷夫數千。

餘年。年年之漸。漬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傳染蔓延也。盤踞夫四百兆人。人人之腦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萬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長此安窮。賈長沙能無流涕。嗚呼。我同胞。苟深思焉。猛省焉。必當憬然於前。此致弱之故。有不能專科罪於當局諸人。又怵然於此。後救弱之法。有不能專責望於當局諸人者。吾請更質言其例。今日全國人所最集矢者。在樞臣之中。豈非戴漪乎。剛毅乎。趙舒翹乎。在疆臣之中。豈非裕祿乎。毓賢乎。李乘衡乎。夫漪剛趙裕毓李之誤國殃民。萬死不足蔽罪。無待言矣。今以漪剛趙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他之親王大學士尙書侍郎。其有以愈於漪剛趙乎。吾未見其能也。以親王大學士尙書侍郎爲皆不可用。而代以科道編檢部員。其有以愈於九卿學士乎。吾未見其能也。今以裕毓李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以他之將軍督撫。其有以愈於裕毓李乎。吾未見其能也。以將軍督撫爲皆不可用。而代以藩臬道府。其有以愈於將軍督撫乎。以藩臬道府爲皆不可用。而代以同通州縣。其有以愈於藩臬道府乎。吾未見其能也。充其類而極之。乃至以現時京外大小臣工爲皆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未注朝籍之士民。其有以遠愈於現時大小臣工乎。吾未見其能也。

何也。吾見夫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漪剛趙裕毓李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性質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蓋先有無量數漪剛趙裕毓李之同類而漪剛趙裕毓李乃乘時而出焉。之數人者不過偶然爲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漪剛趙裕毓李去而百千萬億之漪剛趙裕毓李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桃僵而李代狼却而虎前有以愈乎無以愈乎。吾請更以一言正告我國民。國之亡也非當局諸人遂能亡之也。國民亡之而已。國之興也非當局諸人遂能興之也。國民興之而已。政府之良否恒與國民良否爲比例。如寒暑針之與空氣然分秒無所差忒焉。絲毫不能假借焉。若我國民徒責人而不知自責。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則吾恐中國之弱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 積弱之源於政術者

然則當局者遂無罪乎。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縱成今日之官吏有則今日之國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是也。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爲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爲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保護私產之術將奈何。彼私產者固由紆國民之臂而奪得其公產以爲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

在原主人。一日起而復還之。原主人者誰即國民是也。國民如何然後能復還其公產。必有氣焉。而後可必有智焉。而後可必有力焉。而後可必有羣焉。而後可必有動焉。而後可但使能挫其氣。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羣。制其動。則原主人永遠不能復起。而私產乃如磐石苞桑。而無所患。彼民賊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術。無一不以此五者爲鵠。千條萬緒而不紊其領。百變億化而不離其宗。多歷一年。則其網愈密。多更一事。則其術愈工。故夫今日之政術。不知經幾百千萬。梟雄險鷲。敏練桀黠之民。賊所運算。布畫斟酌。損益而令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嘗徧讀二十四朝之政史。徧歷現今之政界。於參伍錯綜之中。而考得其要領之所在。蓋其治理之成績。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績者。其持術有四。曰馴之之術。曰餽之之術。曰役之之術。曰監之之術。是也。所謂馴之之術者。何也。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獨立之性也。有合羣之性也。是民賊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後能就我範圍。不見夫花匠乎。以松柏之健勁。而能蟠屈繚糾之。使如盤如梯如牖如立人如臥獸如蟠蛇。何也。自其勾萌莖達之時。而戕賊之也。不見夫戲獸者乎。以馬之駿。以猴之黠。以獅之戾。以象之鈍。而能使趨躡率舞於一。

庭。應絃、合節、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穉之日、而調伏之也。歷代政治家所以馴其民者。有類是矣。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於禮樂。吾雖不敢謂然。而要之中國數千年來。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則斷斷然矣。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計也。以焚坑爲焚坑。何如。以不焚坑爲焚坑。宋藝祖開館輯書。而曰天下英雄。在吾股中。明太祖定制。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間。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制漢人。其手段方法。皆遠出於秦皇之上。蓋術之既久而日精也。試觀今日所以爲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爲未足。而又設爲割裂。截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入於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遑及他事。猶以爲未足。禁其用。後世務驅此數百萬。僦僦衿纓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並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並日用應酬。且不解。更奚論經世。猶以爲未足。更助之以試帖。使之習爲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爲鈔胥。猶以爲未足。猶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

入、股、試、帖、楷、法、不、足、盡、其、腦、筋、之、用、而、橫、溢、於、他、途、也。於是提倡所謂考據詞章金石校勘之學者。一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猶以爲未足。有僞託道學者。出緣飾經傳中一二語。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聖經賢傳中有千言萬語。可以開民智長民氣。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徵引。惟摭拾一二語。足以便己之私圖者。從而推波助瀾。變本加厲。謬種流傳。成爲義理。故憤時憂國者。則斥爲多事。合羣講學者。則目爲朋黨。以一物不知者。爲謹慤。以全無心肝者。爲善良。此等見地。深入人心。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爲我也。好僞也。怯懦也。無動也。皆天下最可恥之事也。今不惟不恥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專爲我。不甚好僞。不安怯懦。不樂無動者。則舉國之人視之。爲怪物。視之。爲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尙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觀於此。而歎彼數千年民賊之所以馴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婦女之纏足者然。自幼而纏之。歷數十年。及其長也。雖釋放之。而亦不能良於行矣。蓋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國藩曰。今日之中國。遂成一不痛不癢之世界。嗟乎。誰爲爲之。而令我國

民一至於此極也。

所謂餽之之術者何也。孟德斯鳩曰。專制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而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有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卽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專制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語也。蓋道盡中國數千年所以餽民之具矣。彼其所以馴吾民者。既已能使之如妾婦。如禽獸矣。夫待妾婦禽獸之術。則何難之有。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搖頭擺尾。前趨後躡者。爲求食也。今夫游妓過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爲纏頭也。故苟持一鬻之肉。以餽畜犬。則任使之如何。跳擲如何。回旋無不如意也。纏千金於腰。以餽游妓。則任使之如何。獻媚如何。送情無不如意也。民賊之餽吾民亦若是已耳。齊桓公好紫。一國服紫。漢高祖惡儒。諸臣無敢儒冠。曹操號令於國中曰。有從我游者。吾能富而貴之。蓋彼踞要津。握重權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國之人。載顛載倒。如狂如醉。爭先恐後。奔走而趨就之矣。而其趨之最巧。得之量捷者。必一國中聰明最高。才力最強之人也。既已餽得此。最有聰明才力者。皆入於其彀中。則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

笠之而已。彼蟻之在於垤也。自吾人視之。覺其至微賤。至么麼而可憐也。而其中有王者焉。有小者。侯焉。羣蟻營營。逐逐以企。仰此無量之光榮。莫肯讓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淪於法也。一切政權。土地權。財權。皆握於他人之手。本國人無一得與聞。自吾人視之。覺其跼天。踏地。無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謂官職焉。仍有其所謂科第焉。每三年開科。取士。其狀元之榮耀。無以異於昔時。越人之企望而爭趨之者。至今猶若鶩焉。當順治康熙間。天下思明。反側不安。聖祖仁皇帝一開博學鴻詞科。再設明史館。搜羅遺佚。徵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蓋所以餽民者。得其道也。此術也。前此地。球各專制之國。莫不用之。而其最嫻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則中國爲最矣。

所謂役之之術者。何也。彼民賊既攘國家爲己一家之私產矣。然國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數人。可以督治而鈐轄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於是官吏立焉。文明國之設官吏。所以爲國民理其公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民。專制國之設官吏。所以爲一姓保其私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君。此源頭一殊。而末流千差萬別。皆從此生焉。故專制國之職官。不必問其賢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靜謹慎。愿樸能遵守舊規。服從命令者。爲貴。中國之任官也。首狹其登進之途。

使賢才者無自表見。又高懸一至榮耀至清貴之格。以獎勵夫至無用之學問。使舉國無賢無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聰明才力。消磨畧盡然後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恨之以年繩之以格。資格既老。雖盲瘖亦能躋極品。年俸未足。雖雋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經數十年之磨礱陶冶。恐其英氣未盡去。而服從之性質未盡堅也。恐一英才得志而無數英才慕而學之。英才多出而舊法將不能束縛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縱羣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議者。直如玩嬰兒於股掌。戲猴犬於劇場。使立其朝者不復知廉恥。爲何物。道義爲何物。權利爲何物。責任爲何物。而惟屏息蜷伏於一王之下。夫既無國事。民事之可辦。則任豪傑以爲官吏。與任木偶爲官吏等耳。而駕馭豪傑。總不如駕馭木偶之易。易彼歷代民賊籌之熟矣。故中國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機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動。滿盤機器。其事件不下千百萬。以一人轉捩之而綽綽然矣。全國官吏其人數不下千百萬。以一人駕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則由役之得其術也。夫機器者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也。今舉國之官吏皆變成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所以爲駕馭計者。則得矣。顧何以能立於今日文明競進之世界乎。

所謂監之之術者何也。夫既得馴之餌之役之之術。則舉國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雖然一國之大。安保無一二非常豪傑。不甘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者。又安保無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學陳涉之輟耕隴畔。效石勒之倚嘯東門者。是不可以不監。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監民之具也。取於民之租稅。所以充監民之經費也。設科第。開仕途。則於民中選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監其儔也。故他國之兵所以敵外侮。而中國之兵所以敵其民。昔有某西人語某親王曰。貴國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騁於疆場。盍整頓之。某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嗚呼。此三字者。蓋將數千年民賊之肺腑。和盤托出者也。夫既以國民爲家賊。則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僞尊六藝。屏黜百家。所以監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厲禁立會。相戒講學。所以監民之結集。使不得聯通。聲氣也。仇視報館。興文字獄。所以監民之耳目。使不得聞見異物也。罪人則孥隣保。連坐所以監民之舉動。使不得獨立無懼也。故今日文明諸國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會之自由。言論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動之自由。皆一一嚴監而緊縛之。監之縛之之既久。賢智無所容。其發憤桀黠。無所用。其跳梁。則惟有灰心短氣。隨波逐流。仍入於奴隸妾婦機器之隊中。或且捷足。

爭利。搖尾乞憐。以苟取富貴。雄長儕輩而已。故夫國民非生而具此惡質也。亦非人人皆頑鈍無恥也。其有不能馴者。則從而餽之。其有不受役者。則從而監之。舉國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國國民腐敗。至於斯極。皆此之由。

觀於此。而中國積弱之大源。從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國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賊之嘔盡心血。徧布羅網。豈不以爲算無遺策。天下人莫余毒乎。顧吾又嘗聞孟德斯鳩之言矣。專制政體。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斫樹而掙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苟且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無異矣。故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焉。嗚呼。孟氏此言。不啻專爲我中國而發也。夫歷代民賊之用此術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數千年。以迄今矣。其術之精巧完備如此。宜其永保私產。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顧何以劉興項仆。甲攘乙奪。數千年來。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以吾觀之。則

數。千。年。之。所。謂。治。者。豈。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滅。謀。食。較。易。相。與。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夫。國。也。者。積。民。而。成。未。有。以。民。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爲。盜。賊。而。可。以。成。國。者。中。國。積。弱。之。故。蓋。導。源。於。數。千。年。以。前。日。積。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極。敝。而。已。顧。其。極。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顯。者。何。也。昔。者。爲。一。統。獨。治。之。國。內。患。雖。多。外。憂。非。劇。故。擾。亂。之。種。子。常。得。而。彌。縫。之。縱。有。一。姓。之。興。亡。無。關。全。種。之。榮。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種。之。競。爭。愈。轉。愈。劇。萬。馬。之。足。萬。鋒。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雖。合。無。量。數。聰。明。才。智。之。士。以。應。對。之。猶。恐。不。得。當。乃。羣。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儔。偃。然。高。坐。酣。然。長。睡。於。此。世。界。之。中。其。將。如。何。而。可。也。彼。昔。時。之。民。賊。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時。局。也。故。務。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爲。獨。一。無。二。之。秘。傳。譬。猶。居。家。設。塵。者。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攔。之。或。閉。之。於。暗。室。焉。夫。如。是。則。吾。固。信。其。無。能。爲。盜。者。矣。其。如。家。務。塵。務。之。廢。弛。何。廢。弛。猶。可。救。也。一。旦。有。外。盜。焉。闐。然。壞。其。門。入。其。堂。括。其。貨。物。遷。其。重。器。彼。時。爲。子。弟。夥。伴。者。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攔。而。不。能。行。暗。室。仍。閉。而。莫。爲。啓。則。惟。有。瞪。目。結。舌。聽。外。盜。之。入。此。室。處。或。剽。然。長。嘯。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國。之。情。形。有。類。

於是。彼。有。司。牧。國。民。之。責。者。其。知。之。否。耶。抑。我。國。民。其。知。之。否。耶。

第四節 積弱之源於近事者

以上三節所言。皆總因也。遠因也。雖然。尙有分因焉。近因焉。總因。遠因者。譬之刑法。則猶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則猶私罪也。總因。近因之種根雖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嘗不可以奏效。卽不治之而聽其自生自滅。不有以增其種焉。培其根焉。則其害猶不至如今日之人所最可痛者。舊病未去。新病復來。日積月深。納污藏垢。馴至良醫束手。岌岌待亡。吾嘗縱覽本朝入主中夏以來二百餘年之往事。若者爲失機。若者爲養癰。若者爲種禍。若者爲激變。每一循省。未嘗不椎心頓足。仰天而長慟也。畧而論之。有三時代焉。

其一。爲順治康熙時代。滿洲之崛起而奄有華夏也。其時天潢之英。從龍之彥。彬彬濟濟。頗不乏才。以方新之氣。用天府之國。實千載一時之機也。然當發端伊始。有聚六洲之鐵。鑄成大錯者。一事則嚴滿漢之界是也。攝政睿親王曠代之英才也。入關甫一月。卽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此實長治久安之計也。使當時諸臣。其識皆如睿王。行其意。遵其法。以迄今日。雖子孫億萬年可也。乃便佞無恥如洪承疇。驕恣昏暴如熬拜之流。漸握大權。睿王一薨。

收孥削爵。盡反其所爲。以快其伎嫉之私。基礎敗壞。實起於是。揆當時之情形。豈不以滿洲
僅數十萬人。而馭漢人數萬萬人。懼力薄而不能壓服之也。乃禁滿人不得爲士。不得爲農。
不得爲工。不得爲商。而一驅之以入兵籍。既有猜忌於漢種。自不得殊而別之。殆亦有萬不
得已者存耶。不知漢人沐櫛而耕之。滿人安坐而食之。其中固久含有抑鬱不平。殆哉。岌岌
之象。而滿人資生日細。智慧不開。亦安覩所謂利者耶。故中葉以後。而入旗生計之案。已爲
一大棘手之問題矣。

不甯惟是界限之見日深。一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終必有承大敵而
受大創之時。逮於近年。遂有如剛毅輩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之十二字訣。以
亂天下者。追原禍始。不能不痛恨於二百年前作俑之人也。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
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故未有兩種族之人。同受
治於一政府之下。而國能久安者。我漢人之真愛國而有特識者。則斷未有仇視滿人者也。
何也。以日本之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之故。引而親之。而何有於滿洲。且吾輩所最切齒痛
恨者。民賊耳。使其爲賊民之君也。豈能因其爲漢人而徇庇之。彼秦始皇。魏武帝。明太祖。非

漢人耶。吾嫉之。猶蛇蝎也。使其爲愛民之君也。豈必因其爲滿人而外視之。若今上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故有特識而眞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爲重。而不以君位之屬於誰氏爲重。彼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爲君者矣。然則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明矣。然使人不能無疑於此者。何也。則因滿人主國而滿漢分界。因滿漢分界。而國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將見分裂之兆也。此則順治諸臣不能辭其咎者也。康熙初元。三藩削平。海內甯息。聖祖仁皇帝以英邁絕特之姿。兼開創守成之業。與俄前皇大彼得同時並生。其雄才大畧亦絕相似。彼時固嘗垂意外事。召西儒南懷仁輩入直南書房。頗有破格之行。非等拘墟之習。百廢具舉。燦然可觀。顧何以俄國自彼得以後。日盛月強。馴至今日爲世界第一雄邦。中國自康熙以後。日腐月敗。馴至今日爲世界第一病國。何也。則以當時困於滿漢界限之見。急於爲滿洲朝廷計利益而未暇爲中國國民謀進步也。是則大可惜者也。

其二爲乾隆時代。當乾隆改元。滿洲入中國殆百年矣。民氣旣靜。外侮未來。以高宗純皇帝之才。當此千載一時之遇。我國民最有望者。莫彼時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爲我中國開文。

明政體之先河。乃反用其才爲我中國作專制政體之結局。是則有天運焉，有人事焉。識者不特爲中國惜，且爲高宗惜也。高宗以操縱羣臣，愚柔士民爲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六十年中，興文字獄，以十數。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獄，毛舉細故，株連滿廷。蓋立於乾隆朝之大臣，其始終未曾一入刑部、獄者，不過一人而已。使舉國臣民慄慄懼伏於其肘下，而後快於心，不甯惟是。又開四庫館，以獎勵僞學，手批通鑑，以詆謫名節。驅天下人使入於無用，習於無恥。不甯惟是。又四征八討，南掃北伐，耗全國之財，塗萬人之血，以逞一己之欲。蓋至乾隆末年，而海宇騷然矣。高宗自撰十全老人記，以爲天下古今未有之尊榮。誠哉其尊榮矣。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君權之盛，至乾隆而極，國權之替，亦自乾隆而開矣。竊嘗論之，東方之有乾隆，猶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藉法國全盛之業，在位七十四年，驕侈滿盈，達於極點。遂有朕卽國家也一語，爲今日全世界人所唾罵。及其崩殂，而法國無寧歲矣。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絕後之慘劇。爾後君民兩黨，轉戰接鬪，互起互仆，流血盈野。殆數十年，法國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斷其項也。而其子孫以萬乘之尊，卒送殘魂於斷頭臺上。路易一姓之鬼，亦從茲其餒而法國民主之局，亦從茲。

而大定矣。然則其所以爲志得意滿者，豈不卽爲一敗塗地之先聲耶？其所以挫抑民氣，壓制民權者，豈不卽爲民氣民權之引線耶？中國自乾隆以後，四海擾擾，未幾遂釀洪楊之變，糜爛六七省，蹂躪六百餘名城，其慘酷殆不讓於法國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吾誠不願我中國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國一千八百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願吾尤懼夫我中國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國而渺不可觀也。獨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於乾隆時代有餘痛焉耳。

其三爲咸豐同治時代。洪楊之難既作，痛毒全國，以十餘年之力，僅克削平，而文宗顯皇帝復爲英法聯軍所迫，北狩熱河，鼎湖一去，龍髯不返，此實創鉅痛深，而無以復加者也。曾胡左李諸賢，咸以一介儒將，轉戰中原，沐雨櫛風，百折不撓，吾每按其行蹟，接其言論，有加敬焉，斷不敢如今之少年喜謗前輩也。雖然，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除胡文忠中道殞，不預後事之外，吾於曾文正、左文襄、李合肥，以及其並時諸賢，有不能爲諱者，以其僅能爲中國定亂，不能爲中國圖治也。夫豪傑之任國事也，非徒使之不亂而已，而必求國家之光榮焉，求國民之進步焉。苟不爾爾，則如今日歐洲文明政體之國，永絕亂萌者，其將永無豪傑。

之出現乎。彼俾思麥格蘭斯頓何人也。乃我中國數千年來。惟擾亂之時。有豪傑而治。平之時。則無豪傑。是一奇也。嗚呼。吾知其故矣。中國之所謂豪傑者。其任國事也。不過爲朝廷之一姓。而非爲國民之全體也。故或爲一姓。創立基業焉。或爲一姓。擁護私產焉。或爲一姓。光復舊物焉。數千年豪傑。不出此三途矣。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徒。亦猶是也。故諸公者。其在。大清朝廷。可謂有莫大之勳。而其在。我中國國民。則未嘗有絲毫之功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若曾左李之徒。可謂之事君人。可謂之社稷臣。若夫大人。天民之道。則墜乎。未有聞也。吾所云云。非謂欲勸諸公離朝廷而別有所建樹也。當是時。半壁江山。岌岌不可終日。盈廷昏庸。衰謬之臣。既已心灰膽落。失所憑藉。惟倚闔外諸將帥以爲重。此實際。舊布新一大機會也。使曾左李諸人。有一毫爲國民之心。乘此時。用此權。以整頓中央政府之制度。創立地方自治之規模。決非難也。果爾。則維新之業。與日本同時並起。迄今三十餘年。雄長地球矣。而諸公何以無聞也。或爲之解曰。當三十餘年前。與歐洲交通未盛。諸公不知西法。不解維新。亦奚足怪。不知吾之所謂維新者。非必西法之謂也。西法者。不過維新之形質耳。若維新之精神。則無中無西。皆所同具。而非待他求者也。彼

日本三十年前之維新。豈戰船之謂乎。豈洋操之謂乎。豈鐵路之謂乎。豈開礦之謂乎。並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不得不謂之維新者。有其精神也。若中國。近日。曷嘗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仍不得謂之維新者。無其精神也。當同治初元。雖不能爲形質之維新。豈不能爲精神之維新。但使有精神之維新。而形質之維新。自應絃赴節而至矣。當時曾左李諸賢。豈不知官場之積弊。豈不知士風之頹壞。豈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識。運大心力。不避嫌怨。不辭勞苦。數賢協力。以改絃而更張之。吾度其體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討幕也。阻力之扞格。未必如日本之廢藩置縣也。而日本諸公。能毅然成之。我國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吾嘗畧揣諸賢之用心。曾則稍帶暮氣。守知足知止之戒。憚功高震主之患。日思急流勇退。以保全令名。而不遑及他事也。左則稍帶驕氣。其好戰之雄心。已發而不可制。思賈其餘勇。立功名於絕域。而不遑及他事也。李則謙不如曾。驕不如左。畧知西法之美。思欲仿倣。撫其皮毛。而不知其本源也。吾持高義。以責備之。則諸賢者。皆有負於國民者也。曾之謙也。中老楊之毒也。大臣既以身許國。則但當計國民之利害。不當計一身之利害。營私罔利。固不可也。愛惜身名。仍不可也。不見格蘭斯頓乎。爲愛爾蘭自治之案。

至於黨員親叔盡變敵國而氣不稍挫焉。曾文正其有媿之也。左之驕也。意氣用事也。彼其以如許血汗如許心力而開拓西域十餘城之石田何如移之以整頓內政也。李之誤也。亦由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者也。彼之所效西法各事仍不過欲爲朝廷保其私產而非爲國民擴其公益也。自餘並時諸勳臣除濫冒驕蹇粗悍者不計外。所稱高流者其性質亦不出於此三途矣。以當時大亂初定天下顛顛望治千載一時之機會及諸賢分縮兵符勳業赫赫可以有爲之憑藉。失此不爲時會一過駟追不及荏苒荏苒蹉跎蹉跎任其腐敗聽其凌夷。此實千古之遺恨也。雖然吾以此責望於曾左李諸人。吾固知不倫矣。何則。彼諸人之思想見識本絲毫無以異於常人也。彼方以其能多殺人而施施自豪。方以能徼寵榮於一姓之朝而沾沾自喜。語以國民之公義豪傑之責任。彼烏從而知之。聞李鴻章之使西域也。至德見前相俾士麥。叩李以生平功業。李歷述其平髮平捻之事。氣意頗自得。俾氏曰。公之功業誠巍巍矣。然吾歐洲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人所不稱也。李聞之有慙色云。嗟乎。吾惜李公聞此言之太晚也。吾更惜曾左諸賢之終身未聞此言也。雖然區區數人何足惜。吾愈惜以中國之大而所謂近世第一流人物者乃僅僅如是也。

抑尤可痛者。同治戡亂之後。不惟不能起中國積弱之病。乃反窒中國圖強之機。蓋自茲以往。而彼勢利頑固者流。以爲天命永存。富貴長保。益增其驕侈滿盈之氣。更長其深閉固拒之心。故自英法破北京。無所要索。僅訂盟通商而去。彼等於是覺西人足畏而不足畏矣。自戈登助攻。克復蘇常諸名城。遂定江南。彼等於是忘外人之助。而自以爲武功巍巍。莫與京矣。自俄羅斯定約。還我伊犁。彼等不知他人之別有陰謀。而以爲畏我之威矣。自越南諒山一役。以主待客。小獲勝仗。彼等於是鋪張揚厲之。以爲中國兵力足挫歐洲強國。而有餘矣。坐是虛憍之氣日盛。一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如井底蛙。如遼東豕。如夜郎。之不知漢大如匈奴之自謂天驕。遂復歌舞湖山。粉飾藻火。仍出其數千年祖傳秘訣。馴民餽民。役民監民。之手段。汲汲然講求而附益之。精益求精。益求密而豈復有痛定思痛。存不忘亡之一念。來往於其胸中者耶。於是而近十年來之局成矣。於是而近十年來之難作矣。

結論

以上所論列。中國病源。畧盡於是矣。吾之所以下筆二萬言。刺刺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之傲睨一世。使酒罵坐。以快其口舌意氣也。亦非有所抑鬱不得志。而詆譏當道。以澆其

胸中塊壘也。諺曰：解鈴還須繫鈴人。又曰：心病還將心藥醫。故必知其病根之伏於何處，又知釀成此病者屬於何人，然後治療之術可得而講焉。國也者，吾之國也，吾愛之，不能坐視其亡而不救也。今既無救之之權，則不能望於有權者。吾一人之力，不能救，則不能望於衆人之與吾同心者。吾所以箸此書之意，在是。吾所以冠此論於全書之意，亦在是。抑聞大易之義，剝極則復，否極則泰。吾中國今日之弱，豈猶未極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雷霆一聲，天地昭豁，亦安知夫今與後之不殊科耶？亦安知夫禍與福之不相倚耶？嗟夫，嗟夫，天胡此醉，叩帝闈，其難聞人之無良，覽橫流其未極，哀莫大於心死。逝者如斯，禍已迫於眉然，泣將何及？莽莽千載，念來日之大難，茫茫九州，見夕陽之無限，豈一治一亂，昆明無不劫之灰，抑人謀鬼謀，精衛有未填之海，捲歐風與亞雨，驚咄咄其逼人，營兔裘於冰山，羌夢夢而視我，嗟夫，嗟夫，千年遼鶴，望人民城郭，以愴神，何處銅駝向棘地，荆天而長涕，不辭瘡口，以貢罪言，父兮母兮，胡寧忍予墨耶，淚耶，長歌當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過渡時代論

一 過渡時代之定義

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

過渡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言之。則人間世無時無地而非過渡時代。人羣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即過渡無已時。一日不過渡。則人類或幾乎息矣。就狹義言之。則一羣之中常有停頓與過渡之二時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續。體是爲過渡。相各波具足。體是爲停頓。相於停頓時代而膨脹。力即漲之現象顯焉。於過渡時代而發。生力之現象顯焉。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

二 過渡時代之希望

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志。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喬皇。其現在之勢力。罔

矢貫七札。氣吞萬牛。誰能禦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茶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臺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

三 過渡時代之危險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饑。郤曲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滅頂。滅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躓山躓堦之憂。摩西之彷徨於廣漠。閣龍即哥倫布之漂泛於大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後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甯復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箇人身世之過渡。其利害之關係。有更重且劇者。所向之鵠。若誤。或投網。以自戕。所導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屆。故過渡時代。又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復。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線。而所爭間不容髮者也。

四 各國過渡時代之經驗

船頭坎坎者。自由之鼓。耶。船尾舒舒者。獨立之旗。耶。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中。相銜相逐。相提攜。乘長風。衝怒濤。以過渡於新世界者。非遠西各國耶。順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亂流而渡。

者。其法。蘭西。耶。方。舟。聯。隊。而。渡。者。其。德。意。志。意。大。利。瑞。士。耶。攬。臂。馮。河。而。渡。者。其。美。利。堅。匈。牙。利。耶。借。風。附。帆。而。渡。者。其。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希。臘。耶。維。也。納。溫。和。會。議。所。不。能。遏。三。帝。國。神。聖。同。盟。所。不。能。禁。拿。破。侖。席。捲。囊。括。之。戰。畧。所。不。能。撓。梅。特。涅。餉。狙。豸。虎。之。政。術。所。不。能。防。或。渡。一。次。而。達。焉。或。渡。兩。三。次。而。始。達。焉。或。渡。一。關。而。止。焉。或。渡。兩。三。關。而。猶。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敵。血。戰。突。圍。而。逕。渡。焉。或。發。端。遇。挫。折。捲。土。重。來。而。卒。渡。焉。吾。讀。水。滸。傳。宋。公。明。何。以。破。祝。莊。吾。讀。西。遊。記。唐。三。藏。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過。渡。之。非。易。吾。以。是。知。過。渡。之。非。難。我。陟。高。丘。我。瞻。彼。岸。樂。土。樂。土。先。鞭。已。屬。他。人。歸。歟。歸。歟。座。位。尙。容。卿。輩。角。聲。動。地。提。耳。以。喚。魂。兮。巾。影。漫。天。招。手。而。邀。叩。涉。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望。門。大。嚼。我。勞。如。何。

五 過渡時代之中國

今世界最可以有爲之國。而現時在過渡中者。有二。其一、爲俄羅斯。俄國自大彼得及亞歷山大第二以來。幾度厲行改革。輸入西歐文明。其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潤。愈播愈廣。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實在於各學校之學生。今世識微之士。謂俄羅斯將達

於彼岸之時不遠矣。其二則爲我中國。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爲何狀也。雖然爲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激。爲十九世紀狂飈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窮古以來祖宗遺傳深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縛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故今日我全國人分爲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爲過渡之大敵。然被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爲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國自今以往。日益進。

入於過渡之界線。離故步。日以遠。衝盤渦。日以急。望彼岸。日以親。是則事勢必所至。而絲毫。不容疑義者也。以第二節之現象言之。可愛哉。其今日之中國乎。以第三節之現象言之。可懼哉。其今日之中國乎。

六 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爲因。遞相爲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爲貴。故吾之欲論舊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竊以爲此種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

其一、冒險性。是過渡時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必當擲棄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故鄉。此事勢之最易明者也。雖然。保守戀舊者。人之恒性也。傳曰。凡民可以樂成。難與圖始。故欲開一堂堂過渡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蓋凡過渡之利益。爲將來耳。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爲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復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毀棄。

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膽力不足。長慮卻顧。而不敢輕於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濶斧之力。乃能收筭路藍縷之功。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鶴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

其二。忍耐性。是過渡時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猶太人出埃及。以遷於迦南也。飄流躑躅於沙漠間者四十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辛佇苦。未嘗寧居同行。儔朋怨讒。大業未成。鬢髮已白。此尋常豪傑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氣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則其成就愈難。所行愈遠者。則其歸宿愈遲。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國民。以經此過渡時代者。其間恒遇內外界無量數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經數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見其成。比比然也。非惟不見其成。或乃受唾受罵。雖有口舌。而無以自解。故非有過人之忍耐性者。鮮有不半路而退轉者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九仞。猶爲棄井。山虧一簣。遂無成功。惟危惟微。間不容髮。故忍耐性者。所以。

實。徹。過。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別擇性。是過渡時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也。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爲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有餘也。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不爲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國民也。實甚。世界之政體。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不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故坐於廣廈。紉旃以談名理。與身入於驚濤駭浪。以應事變。其道。不得不絕異。故過渡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別擇性。是已。

凡此三種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羣中人。各備一德。組成團體。互相補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時勢時勢。寧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爲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多數之國民。以爲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

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

第一節 國民與國家之異

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爲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爲國。其權無限。奴畜羣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爲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第二節 國民競爭與國家競爭之異

有國家之競爭。有國民之競爭。國家競爭者。國君糜爛其民。以與他國競爭者也。國民競爭者。一國之人各自爲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爭者也。孔子之無義戰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皆爲國家競爭者言之也。近世歐洲大家之

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媒也。爲國民競爭者。言之也。國家競爭。其力薄。國民競爭。其力強。國家競爭。其時短。國民競爭。其時長。

今夫秦始皇也。亞歷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破侖也。古今東西史乘所稱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戰也。皆出自封豕長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異志。眈眈逐逐。不復可制。遂不惜驅一國之人以殉之。其戰也。一人之戰。非一國之戰也。惟一人之戰。故其從戰者。皆迫於號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規避者。則獲免爲倖。是以其軍志易渙。其軍氣易餒。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戰。故其人。一旦而敗也。一旦而死也。其戰事。遂煙消瓦解。不留其影響。故曰。其時短。若國民競爭。則反是。凡任國事者。遇國難之至。當視其敵國爲國家之競爭乎。爲國民之競爭乎。然後可以語於抵禦之法也。

第三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力與其來由

嗚呼。世界競爭之運。至今日而極矣。其原動力。發始於歐洲。轉戰突進。盤若旋風。疾若掣電。倏忽叱咤。而徧於全球。試一披地圖。世界六大陸。白色人種。已有其五。所餘者。惟亞細亞。一洲而已。而此亞細亞者。其面積。二分之一。其人口。十分之四。已屬白人。肘腋之物。蓋自洲之。

中、部、至、北、部、全、體、已、爲、俄、人、所、有。裏、海、殆、如、俄、國、之、內、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爲、英、奴、隸。印、度、西、隣、之、阿、富、汗、俾、路、芝、亦、爲、英、之、保、護、國。歸、其、勢、力、範、圍、之、內。法、國、當、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於、亞、洲、之、東、南。同、治、元、年。占、交、趾。滅、柬、埔、寨。光、緒、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於、光、緒、十、一、年。亡、緬、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權。僅、留、殘、喘。高、麗、因、俄、日、協、議。聊、保、餘、生。計、歐、人、競、爭、之、力、所、及。除、其、餘、四、大、洲、外。而、所、得、於、亞、細、亞、之、領、地、者、則

面 積

人 口

	面 積	人 口
亞細亞洲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small>日本里</small>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俄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屬	三三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法屬	四四、七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葡屬	一、三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歐屬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其競爭。力之強悍。而過去成績之宏偉也。如此。今者移戈東向。萬馬齊力。以集於我支那。然則其力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不可不惴惴而留意也。

自前世紀以來。學術日興。機器日出。資本日加。工業日盛。而歐洲全境。遂有生產過度之患。其所產物。不能覓銷售之地。前者哥倫布之開美洲。謂爲新世界。謂足以調劑歐洲之膨脹。然數百年來。既已自成爲產物之地。昔爲歐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謀殖民於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歐人以全力經營之。將賴之爲消受產物之局。不數十年。非直不能消受而已。而其本地所產之物。又且皇皇然謀銷場於他地。於是歐人大窘。不得已而分割亞非利加。舉洲若狂。今者雖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權者矣。雖然。以歐人之工商業。而欲求主顧於非洲人。雖費盡心血。以開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數十年以後。而彼其生產過渡之景况。殆不可終日。於是歐人益大窘。於是皇皇四顧。茫茫大地。不得不隣其鷹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神國二萬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

由此觀之。今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歷山大成吉思拿破侖之徒之逞其野心。

黷。兵。以。爲。快。也。非。如。封。建。割。據。之。世。列。國。民。賊。緣。一。時。之。私。怨。謀。一。時。之。私。利。而。興。兵。構。怨。也。其。原。動。力。乃。起。於。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於。人。羣。之。事。非。屬。於。君。相。之。事。而。屬。於。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於。經。濟。用日本名今譯之爲齊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爲。其。性。命。財。產。而。爭。萬。衆。如。一。心。焉。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爲。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衝。者。何。以。禦。之。

第五節 中國之前途

哀時客曰：哀哉！吾中國之不知有國民也，不知有國民，於是誤認國民之競爭爲國家之競爭，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終爲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國家來侵者，則可以國家之力抵之；以國民來侵者，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國民力者，諸力中最強大而堅忍者也。歐洲國民力之發達，亦不過百餘年間事耳。然挾之以揮斥八極，享毒全球，游刃有餘，貫革七札。雖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國，必其國無國民力者也。苟遇有國民力之國，則歐人之鋒固不

得不頓。而其舵固不得不轉。何以證之。昔者白種人以外之國。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年前一遇之於日本。近則再遇之於菲律賓。三遇之於德。耶士哇兒。即南阿共和國近與英國開戰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與今日之菲律賓。德耶士哇兒。比諸歐美諸雄。其強弱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然歐美之鋒。爲之頓。而舵爲之轉者。何也。以國民之力。抵他人國民競爭之來。侵其所施者。當而其收效易也。

今我中國。國土云者。一家之私產也。國際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云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之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猶可以圖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何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歐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國家。而常以猛力侵我國民。威國家何以用猛力。知國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國事非民所能過問。民無愛國心。雖摧辱其國。而莫予憤也。侵國民何以必用暗力。知政府不愛民。雖侵之而必不足以動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將發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陰。受之以柔也。嗚呼。今之鐵路。礦務。關稅。租界。傳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極量。必至盡寄其力於今日之政府。與各省官吏。挾之以鈐壓我國民。於

是。我。國。民。永。無。覺。悟。之。時。國。民。之。力。永。無。發。達。之。時。然。後。彼。之。所。謂。生。產。過。度。皇。皇。然。爭。自。存。者。乃。得。長。以。我。國。爲。外。府。而。無。復。憂。矣。此。歐。洲。人。之。志。也。

嗚。呼。我。國。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願。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願。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維。何。曰。仍。在。國。民。力。而。已。國。民。何。以。能。有。力。也。者。非。他。人。所。能。與。我。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彼。歐。洲。國。民。之。能。有。力。蓋。不。知。擲。幾。許。頭。顱。沁。幾。許。鮮。血。以。易。之。矣。國。民。乎。國。民。乎。其。猶。有。爭。自。存。之。心。乎。抑。曾。非。律。賓。德。耶。士。哇。兒。之。不。若。也。

中國魂 卷上

七十四

中國魂卷上終

中國魂卷下

飲冰室主人編輯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

宇內文明之流域。發源亞洲。而中國其最著也。以今日論之。中國與歐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兩域數千年之歷史比較而觀之。可以見其異同之故。與變遷之跡。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現狀之所由來。尋其影響。可以知將來形勢之所必至。故刺取而論之。以備審時論世之君子省覽焉。

第一章 其相同之點

一 家族時代與酋長時代

窮古之史。雖不可盡信。然推原人類之所由起。與邦國之所由成立。無東無西。其揆一也。人類肇生之始。無舟車交通之便。一山之阻。一河之隔。遂劃然分爲各個之小團體。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故其時皆以種族分國。種族無限。其國

亦。無。限。董。子。所。謂。九。皇。六。十。四。民。者。皆。以。家。族。爲。國。者。也。

其。後。稍。稍。蠶。食。強。有。力。者。出。而。威。嚴。異。種。合。併。而。隸。於。己。國。是。爲。酋。長。時。代。當。時。之。戰。爭。弱。肉。強。食。皆。因。種。族。之。分。別。而。起。其。第。一。期。最。有。力。者。則。共。工。氏。霸。有。九。洲。次。有。蚩。尤。氏。與。軒。轅。戰。於。阪。泉。之。野。其。第。二。期。民。衆。而。悍。者。則。有。苗。氏。皆。土。著。之。民。其。第。三。期。則。黃。帝。之。子。孫。入。冀。豫。之。地。而。奪。之。卒。遷。三。苗。享。有。其。地。後。此。所。謂。三。代。者。皆。軒。轅。帝。即。黃。帝。之。後。也。凡。此。種。族。之。競。爭。一。如。亞。利。楊。族。瑟。迷。節。族。哈。米。節。族。等。之。相。爭。而。後。來。者。恒。占。勝。利。焉。此。其。進。行。之。軌。度。與。歐。洲。毫。無。所。異。

夏。殷。之。間。雖。云。帝。政。其。實。則。各。各。種。族。之。酋。長。相。與。並。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皆。酋。長。也。夏。殷。不。過。諸。酋。長。之。盟。主。耳。然。當。時。千。年。中。有。勢。力。於。禹。域。者。不。獨。夏。殷。兩。氏。如。有。窮。氏。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皆。嘗。代。夏。殷。而。爲。盟。主。者。大。率。如。西。方。之。埃。及。巴。比。倫。亞。述。利。亞。波。斯。各。國。遞。相。雄。長。而。皆。具。一。大。國。之。形。與。小。種。族。之。相。侵。噬。者。有。別。

二 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

中國周代國體與歐洲希臘國體。其相同之點最多。即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是也。彼此皆。

列國並立。其所以立國之來由雖異。而其立國之要素逐漸完備。文明逐漸發達。則無異。周之一代純爲貴族政治。在周則有周召單劉。在齊則有國高。在魯則有三桓。在鄭則有七穆。在晉則有欒郤胥原范荀。在楚則有昭屈景。皆相繼持一國之大權。歐洲人所謂少數共和政體。謂之寡人政體者是也。其政府即貴族之權力甚重。過於國君。國君之廢立出於其手。國君之行爲能掣其肘。如周厲王無道。國人流之於彘。而共和執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之。類是也。以希臘諸國比例之。大約近於斯巴達之政體最多。其國權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在國中之一部。此一部之權實有偉大。可驚者。雖然。其於平民也甚相親。故其民亦與國同體。國之大事時或得參末議焉。例之如魯長勺之戰。曹沫以匹夫而見魯侯。參軍於鄭。賈鄭之執政者辭之。述政府與賈人所訂盟約爲詞。是事。鄭商人弦高以乘韋之牛却秦師。晉韓起求環政府與商民有時亦立於平等地位也。此外尙多不備述。故當時爲貴族政治時代。亦爲民權稍伸時代。

列國並立。無所統一。當時周室亦僅在於列國地位無統一之勢力故常有盟主以聯合之。晉楚爭霸。狎主夏盟。略如阿善與斯巴達同立於希臘世界之中心。迭爲雄長。而其結局也因並立競爭。不得不鼓勵人牙擴張國勢。於是與人民以言論思想之自由。故哲學文學極盛於時。爲此後世界開無限。

之。智。慧。關。無。限。之。境。界。皆。因。國。勢。而。造。出。時。勢。者。也。此。其。最。相。同。者。也。自。春。秋。戰。國。以。後。而。有。秦。始。皇。之。暴。興。旋。繼。以。兩。漢。之。統。一。而。中。國。小。康。自。希。臘。以。後。而。有。亞。歷。山。大。王。之。驟。起。繼。以。羅。馬。之。統。一。而。歐。洲。小。康。自。其。形。體。上。觀。之。固。甚。相。類。若。其。實。際。則。有。大。相。異。同。請。於。次。章。詳。言。之。

第二章 其相異之點及其原因與影響

一 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爲列國中國自兩漢以後永爲一統

中國與歐洲之國體。自春秋以前。歐洲史家所稱
上世史時期大畧相同。自春秋以後。截然相異。其證據甚多。而最重要者有二端。其第一端即此節所論是也。自酋長競爭。以至於列國競爭。此乃世界人類自然之程度。而不可避者也。其局至今未息。而日益劇烈。不獨歐洲爲然。即以亞洲論之。五十年前之印度。三十年前之日本。皆一國中。含有無數小國。而歐洲上下數千年。除羅馬時代外。無一日不在並立競爭之中。獨中國則不然。秦廢封建。置郡縣。以後二千年。循其軌而不易。中間如漢時封子弟爲王。功臣爲侯。晉時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雖有封建之舉。不移時而遂變滅。不成其爲列國之形也。漢末之州牧。唐代之藩鎮。各擁疆土。私子。

孫雖氣燄萬丈。不過湧亂一時。不成其爲列國之形也。中國如三國時代。如南北朝時代。如宋與遼金時代。頗成並立之世。然相敵者不過一二國。競爭不烈。且歷時未久。輒復合併。其影響及於古今。全同者蓋不甚大。若晉之十六國。唐季之十國。更不足道也。故中國自秦漢至今。日可直謂爲一統時代。是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凡各國之裂土而治者。大率因於宗教與種族之不同。德意志各國所以能爲聯邦者。種教相合也。希臘塞爾維亞諸國所以裂土耳其者。種教不相合也。中國自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宗教。遂定於一。雖有佛教流入。而出世間法。不與世間事故。中國全境可謂之同奉一教。若歐洲則既有耶教回教之分。耶教之中復有希臘耶蘇天主之別。此其所以異者一也。若其種族之合併頗難。尋其踪跡。夫夏殷以前。羣族相競。迄於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分封功臣子弟以外。自餘若秦楚吳越。當時目爲夷狄。皆與中原異族者也。而西戎萊戎陸渾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長狄等。各種族雜處於內地。春秋時尙班班可考也。何以自漢以後。種族之界忽滅。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觀。此其變遷之速。最不可解者也。推原其故。蓋當時男女同姓。其生不繁。之學理已大行於世。各國君主與貴族皆娶於異姓。即

種之國，而民問效之。故春秋戰國以後，其各族之人民早已互通婚姻，漸漸無差別之可言。故國地一經合併，國民遂爲一體也。而歐洲各國其種族皆迭起錯出，風俗不同，婚姻不通。此其所以異者二也。坐此二端，故歐洲諸國常分立，而中國全域常統一之所由也。然則其影響何如？凡列國並立者，必相爭，使天下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又凡封建貴族之國，持國權者必極驕倨，奴視其民，民不堪命。故論安民之政，則列國必不如一統。斯固然也。雖然，列國並立者，以有所爭競，故其政府不能不勵精圖治，以謀國家之進步。求足與他國相角。而不至墮落如是，則國政必修，其國民常與他國相遇，常與戰事相習，則其敵愾好勝之心，自不得不生。如是，則民氣必強，國政修，民氣強而國民之文明幸福遂隨之。而日進，此列國並立之效用也。若我中國以數十代一統之故，其執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覺，不復知有世界大局，惟彌縫苟且，以偷一日之安，務壓制其民，以防亂萌，而國政之敗壞，萎弱遂至不可收拾。其國民受壓既久，消磨其敵愾之心，蕩盡其獨立不羈之氣，以至養成不痛不癢。今日天下此則二千年一統之國勢所影響也。

二 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

歐洲自今世紀以來。學理大昌。天賦人權平等。同胞之聲。徧滿全洲。於是分國民爲數等階級之風。漸息矣。而昔者則數千年來。萬方同概。雖以亞里士多德之高識。猶謂奴隸之制。爲天然公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被虐待者。慘無天日。其所謂沐文明之膏澤者。不過國中少數一部之人耳。至如合衆國。當十九世紀之時代。尙至爲爭買奴而興干戈。法國既爲共和政體。而貴族之權。猶不替。推之亞洲各國。印度分人爲四等之俗。至今未改。日本非人穢多等稱號。至維新後而始除。然則階級之風。殆亦可稱萬國之公俗矣。獨我中國則歷古以來。此風不盛。自漢以後尤絕無之。卜式以牧羊爲郎。公孫宏以白衣爲丞。相。自此以後。布衣卿相之局。司空見慣矣。但使有才能。中資格。則無論出何門第。執何職業。皆可以執政。權爲民上。雖中間晉代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其積弊所傾。當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之評判。然非其立法之本意也。且行之不久。遂亦廢。輟自唐以降。設科取士。平地青雲。更無論矣。兩漢屢下詔。免奴婢。近世雖有皂隸。奴才。不許登仕版之禁。然其數甚微。不能目爲一種階級。故中國可謂之無貴族之國。其民可謂之無階級之民。是又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

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中國當戰國之時。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以登進。人材擴張。國勢爲務。其雄鷲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豪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鄒衍。淳于髡。蘇秦。張儀之流。皆抵掌橫議。以取卿相。貴族世卿之藩籬既已決破矣。而當世聖哲孔子。墨子之徒。大倡平等之義。孔譏世卿。墨明尙賢。其門弟子多出身微賤。名聞一時。子張。馮也。顏。涿聚。大盜也。學於墨子。故天下相與化之。以視亞里士多德之主張。蓄奴者大有異矣。漢高祖既起草澤。作天子。其左右股肱。蕭。曹。韓。彭之流。皆起家賤吏。牙儉屠狗。致身通顯。君臣皆如是。故能舉自有人類以來。天然階級之陋習。一掃而空之。殆非偶然也。歐洲則貴族常智而強。賤民常愚而弱。故數千年不能破此關。亦有由也。

此事之影響又何如。無階級之國民。一般享受幸福。固爲文明進化之一徵驗矣。雖然。進化者以競爭而得。競爭者以激搏而生。歐洲惟分民爲階級。小數之貴族對於多數之平民。其慘待不以人理。故官民相爭之局屢起。民氣日昌。民智日開。遂能打破積弊。一躍而登於太平仁壽之域。若我中國人。則非受直接之暴虐。而常受間接之壓制。人人天賦之權。雖未嘗盡失。而常不完全。被民賊暗中侵奪。而不自知。故怨毒不深。而其爭自存也不力。又被治之。

人。俄然而可以爲治人之人。故桀。鰲。憤。激。之。徒。往往降心變節。工容媚就。繩墨以求富貴。故民氣不聚。而民心不奮。宋太祖所謂天下英雄在吾彀中矣。此中國歷代君相愚民之術。巧於歐人者也。嗚呼。我中國民權之難興。卽坐是故。可悲矣。

第三章 結論

中國與歐洲國體上相異之點雖不一。就余觀之。則莫如此兩者爲最。而其一切相異之點。皆可以歸納於此兩者之中矣。夫以文明之公例論之。列國並爭。比於合邦一統。則合邦一統者爲優。有階級之民。比於無階級之民。則無階級者爲優。此天下之所共認也。然則我中國之進化。遠在歐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歐洲之文明。與我相比。不啻霄壤。此其故何哉。自春秋以前。西史上世紀我與歐洲事。事相去不遠。自漢以後。我驟進而歐人如舊。自今世紀以來。歐人驟進。而我如舊。二千年所積進化之資格。每下愈況。此其故何哉。吾今更一言。歐洲自希臘羅馬以來。卽有民選代議之政體。而我中國絕無聞焉。此又其最異之點。而絕奇之事也。中國之無此政體。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權。不見他人之有權。故不求也。因一統閉關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權。故不求也。因無階級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

歸納之於前兩者之異點也。嗚呼、夫孰知學理上之文明、乃適以阻實事上文明之進步乎。吾則曰、非阻也、未有能善用之者也、嗟乎、往者不可追矣。今日地球縮小、我中國與天下萬國爲比鄰、數千年之統一、俄變爲並立矣。經濟世界之競爭、月異而歲不同。今者以中國爲衆射之的、此後社會上之變動、將有不可思議者。數千年之無階級、俄變爲有階級矣。二千年之停滯、既不可以得進步、今日當於退步求進步、或者我中國猶有突飛之日乎。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世界之有完全國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爲無完全國家、以其國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稱述之國家思想、果爲完全否乎。吾不敢知、雖然、以視前者、則其進化之跡、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驟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啓牖之。雖曰天演日進之公理、不得不然、所以講求發明而提倡之者、又豈可緩耶。故今畧述其變遷異同之大體、使吾國民比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則吾國家之成立、殆將不遠矣。

德國大政治學者伯倫知理所著國家學。將歐洲中世與近世國家思想之變遷舉其特異之點。凡若干條。茲譯錄如下。

甲 中世

一 國家者。其生命與權利。受於上帝。國家之組織。皆由天意。受天命。

二 國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門之學說而來。王者代上帝君臨國家。王國即神國也。天主教主持教令與國家之兩大權。謂教界之權。與俗世之權。皆上帝之所付。其一歸於教皇。其一歸於羅馬帝。即耶穌新教。雖知教令干預政權之不可。然其論國家權。仍帶宗教上之思想。

乙 近世

一 國家者。本於人性。成於人爲。其所組織。乃共同生活之體。生民自構成之。生民自處理之。

二 以哲學及史學。定國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想。或曰國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寧。求其自由。相議合意而結成者也。或曰國家者。同一之國民。自然發生之團體也。要之近世國家之理想。非全滯於宗教。亦非全離於宗教。至政治學之所務。則不在求合於

三中世國家之理想，雖非如東洋古國指埃及猶太等直接之神權政體，而尙不免爲間接之神權政體。蓋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四國家由教徒之團體而成。故以教派之統一爲最要。凡異教無教之徒，不許有政權。且虐待之。

五耶穌教國。以教令爲形而上者，故視之也尊。以國家爲形而下者，故視之也卑。教王之位。在國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權。免常務。

天則。而在求合於人事。

三神權政體。與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國家。乃生命以憲法而構造之。其統治之權。以公法節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爲之方法以圖民之幸福。

四宗教無特權。無論公法私法。與教派不相涉。國家有保護『信教自由』之責任。無論何種教令。不得禁止凌害之。

五國家自有精神。（國民之元氣）有形體。（憲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謂自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同例對於教令而有獨立之地位。且能以權力臨教會。其施行法律也。一切階級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優之權。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會管之。各專門學亦歸宗教勢力範圍。

七無公法私法之別。於屬地所行之主權。殆如私管業之財產。君權者。一家族之權也。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國權破碎分離。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漸推移。法律之組織極散漫。

九代議選舉之權。由身分而異。貴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勢力。法律亦因階級爲區別。十諸侯自保其國家。故盛行保護政畧。國家主權偏於一方細民不能享自由。

六國家所委於教會者。僅宗教教育耳。若學校則國家之學校也。一切專門學。皆脫宗教之羈絆。國家保護其自由。

七公法與私法之區別。極分明。公權與公務相倚。

八國家者。自國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統制之權。仍存於國家。國家因國民的基礎。其範圍日趨廣大。法律亦以國家統一之精神。施平等於全體。

九選舉之權。達於人民全體。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國而爲一。

十全體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權力。

十一國家無意志。無精神。祇由於天性與趨勢而決行爲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習俗爲根柢。

十一國家自有知覺。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議別擇爲根柢。

吾今者畧仿其例。推而衍之。舉歐洲舊思想與中國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試一比較。列表如下。

甲 歐洲舊思想

一國家及君主人民。皆爲神而立者也。故神爲國家之主體。

乙 中國舊思想

一國家及人民。皆爲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爲國家之主體。

丙 歐洲新思想

一國家爲人民而立者也。君主爲國家之一支體。其爲人民而立。更不俟論。故人民爲國家之主體。十九世紀之國家主義亦頗言人民爲國家而立然與舊思想有絕異之點

語詳下篇

二人民之一部分。與國家有

二國家與人民。全然分離。國

二國家與人民一體。國家者

關係。國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據爲己有。而不能一人獨有。

三治人者爲一級。被治於人者爲一級。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四帝王代天臨民。帝王之權

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獨有之。其得之也。以強權。以優先權。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無關。

三治人者爲一級。治於人者爲一級。其級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爲治人者。人人皆可以爲治於人者。但既爲治人者。卽失治於人之地位。既爲治於人者。卽失治人者之地位。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

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無一人能據有之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如影隨形。

三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而無其級。全國民皆爲治人者。亦皆爲治於人者。一人之身。同時爲治人者。亦同時卽爲治於人者。

四帝王及其他統治權。非天

即神權幾與神為一體。

五政治為宗教之附屬物。

六公眾教育權在教會。

七立法權在少數之人。(君

主及貴族)其法以神意為標準。

八(與中國舊思想略同)

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對於天而負責任。

五宗教為政治之附屬物。

六無公眾教育。

七立法權在一人。(君主)其

法以古昔為標準。(或據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

或任舊社會之習慣。)

八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而無義務。

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統治者對於民而負責任。

五政治與宗教。各有其獨立之位置。兩不相屬。

六公眾教育權在國家。

七立法之權在眾人。(合國民)其法以民間公利公益為標準。

八公法私法。界限極明。國家對於人民。人民對於國家。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惟法律有種種階級。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異之法律。十政權分散。或在王。或在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無所統一。

十一列國並立。政治之區域頗狹。且有貴族階級。故人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而無權利。

九惟君主一人立於法律之外。其餘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

十政權外觀似統一。而國中實分無量數之小團體。或以地分。或以血統分。或以職業分。中央政權。謂之弱小。也不可。謂之強大也。亦不可。

十一龐大一統。政治之區域寥闊。且無貴族階級。故政

人民對於人民。皆各有其相當之權利義務。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雖君主亦不能違公定之國憲。

十政權統一。中央政府與團體自治。各有權限。不相侵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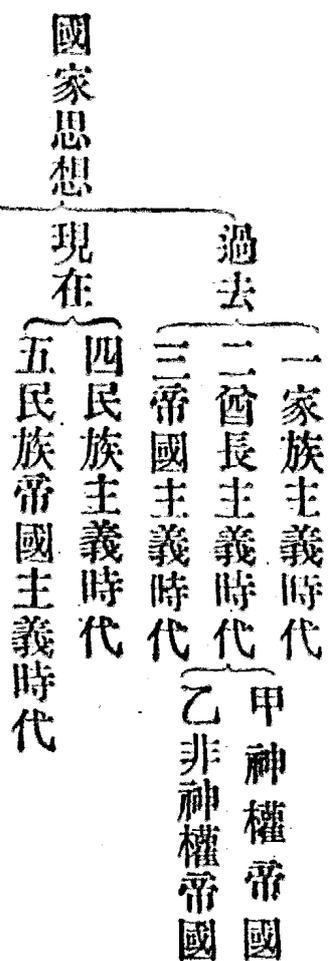
十一政府為人民所自造。人民各尊其自由。又委託其

民常不得自由。

府雖非能與民以自由。而因其統治力之薄弱。人民常意外得無限之自由。(亦意外得無限之不自由)

公自由於政府。故政府統治之權甚大。而人民得有限之自由。

今考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復然。未來者未來。如說食之不能獲飽。今暫置勿論。但取現在

通行有力者而論之。

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專就歐洲而論之則民族主義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臺也。

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爲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爲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增個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羣之進步。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衆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羣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

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平利。

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法國大革命。開前古以來未有之偉業。其「人權宣言書」曰。『凡以己意欲棲息於同一法律之下之國民。不得由外國人管轄之。又其國之全體。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於外國。蓋國民者。獨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燄磅礪衝激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以拿破侖。曠世之才。氣吞地球。八九於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爲囚虜。十年壯圖。泡滅如夢。亦惟反抗此主義之故。拿破侖之既敗也。此主義亦如皎日之被翳。風雷雖歇。殘雲未盡。於時。比利時。合併於荷蘭。荷爾士達。因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領於丹麥。意大利之大部。被軛於奧國。匈牙利。及波希米亞。亦皆被畧於奧國。波蘭爲俄普奧所分。巴幹半島諸國。見掩於土耳其。一時國民獨立之原理。若將中絕焉。曾幾何時。而希臘抗土。以獨立矣。比利時自荷蘭而分離。矣。荷爾士達。因復還於德國矣。數百年。憔悴於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國。稱雄於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別自治之憲法矣。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皆仰首伸眉。

矣。愛爾蘭自治之案。通過矣。至千九百年。頃其風潮直馳捲騰。溢於歐洲以外之天地。以區區荒島之非律賓。一度與百年。輓縛之西班牙。抗而脫其羈絆。再度與富源莫敵之美國。抗雖暫。挫跌而其氣未衰焉。以崎嶇山谷之杜蘭斯哇兒。其人口曾不及倫敦負郭之一小區。致勞堂大英三十餘萬之雄兵。至今猶患苦之。凡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礴衝激於人人之胸中。寧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於異種人壓制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今日歐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讀十九世紀史而知發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人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雖然。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容者。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爲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

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說。民。族。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之。相。交。則。然。也。由。後。之。說。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之。相。交。則。然。也。於。是。乎。厚。集。國。力。擴。張。屬。地。之。政。策。不。知。不。覺。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雖。然。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於。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如礦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挹。注。故。勢。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遍。於。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甯。惟。是。彼。等。敢。明。目。張。膽。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甯。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爲。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爲。放。棄。責。任。也。此。等。主。義。既。盛。行。於。是。種。種。無。道。之。外。交。手。段。隨。之。而。起。故。德。國。以。殺。兩。教。士。之。故。而。掠。口。岸。於。支。那。英。國。以。旅。民。權。利。之。故。而。興。大。兵。於。波。亞。其。餘。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來。於。列。強。外。交。家。之。頭。腦。者。蓋。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國。向。守。門。羅。主。義。超。然。立。於。別。世。界。者。亦。遂。狡。焉。變。其。方。針。一。舉。而。墟。夏。威。夷。再。舉。而。刈。非。律。賓。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颺。

然。旬。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畧。一。變。而。已。即。對。內。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蓋。民。族。主。義。者。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帝。國。主。義。者。言。人。民。恃。國。家。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強。幹。而。弱。枝。重。團。體。而。輕。個。人。於。是。前。者。以。政。府。爲。調。人。爲。贅。疣。者。一。反。響。間。而。政。府。萬。能。之。語。遂。徧。於。大。地。甚。者。如。俄。羅。斯。之。專。制。政。體。反。得。以。機。敏。活。潑。爲。萬。國。之。所。欽。羨。而。人。權。民。約。之。舊。論。幾。於。蕭。條。門。巷。無。人。問。矣。迺。黃。轉。綠。循。環。無。端。其。現。狀。之。奇。有。如。此。者。今。試。演。孟。子。之。言。以。證。明。國。家。思。想。之。變。遷。如。下。

十八世紀以前

君爲貴

社稷次之

民爲輕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民爲貴

社稷次之

民爲輕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社稷爲貴

民次之

君爲輕

雖然，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爲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爲主體。故其

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爲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然頑錮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以欲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爲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旨趣甚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劃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

兩暗潮互衝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善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志於自治。有志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理義此名目爲詬病。即熟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復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爲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是爲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

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其精神相成。而爲凡人類者所當具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

其一 獨立與合羣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爲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羣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倚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輓而獨立。吾以爲不患中國不爲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羣云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羣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羣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爲無羣乎。彼固龐然四百兆。

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甯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羣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羣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謂者，則以無合羣之德故也。合羣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羣，常肯細身而就羣，以小羣對於大羣，常肯細小羣而就大羣。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羣以敵外部來侵之羣。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羣義者，不必論。卽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羣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爲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羣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羣者，強命爲羣，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羣德之一事。

獨與羣對待之名詞也。人人斷絕倚賴，是倚羣。母乃可恥，常細身而就羣，是主獨。無乃可羞。以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託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爲合羣，之不二法門。馴致盡棄其獨立闖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徽號，乃專以盡排擠輩，惟我獨尊爲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羣爲獨立之賊，由後之說是獨立爲合羣之賊。若是乎兩者。

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面倚賴也非合羣也合羣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爲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羣云爾。雖全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羣而扶其獨云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託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然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羣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羣之獨立。

其二 自由與制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爲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爲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近雖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紀之法普與等國相去遠甚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爲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

操諸官吏而常操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云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爲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制裁云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尙得爲有自由乎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恒卽爲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眞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羣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羣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羣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爲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

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羣。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謂。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衆。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臣。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餘。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須。臾。離。言。自。由。主。義。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其三 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爲豪傑。則豪傑矣。欲爲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過。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

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爲外界毀譽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廢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鑿戰。四百兆羣盲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略。畧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絕大之膽量。豈能於此四面楚歌中。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於新世界者乎。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余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誇歟。自信則然耳。故我國民而自以爲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隣。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爲民權不能興。斯不能興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奮爭民權。民賊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自信力。必先自志士各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鋼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凌轢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據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爲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由後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輩。而向學奈端之自視。歘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曰。惡。是何言歟。自信

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闊大，其膽識雄遠。既注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羣長以擇之，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羣力以圖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任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跡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終必望洋而氣沮；如遼豕之到河東，卒乃懷慙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沈着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爲心，其立於己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爲鵠。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其四 利己與愛他

爲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爲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己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

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之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爲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爲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爲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觀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脗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羣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卽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爲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卽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一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卽愛他。

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於世界也。於是乎有羣。其處於一羣之中而與儔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儔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覩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羣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與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强。國之亡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爲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爲名高亦不必諱言爲我以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爲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 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然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汚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

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爲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爲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苴而幸免之。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寧加以人爲之破壞。而尙可有爲。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爲之破壞者。卽以藥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購之以苦痛。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盪魑魅魍魎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未見其能濟者也。

破壞之與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壞也。與成立兩相濟者。人爲之破壞也。吾輩所以汲汲然倡人爲之破壞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成立之望也。故不得不用破壞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壞者。爲成立也。故持破壞主義者。不可不先認此目的。苟不爾。則滿朝奴顏婢膝之官吏。舉國醉生夢死之人民。其力自

足以任破壞之役而有餘。又何用我輩之汲汲爲也。故今日而言破壞。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國十八世紀末葉之破壞。所以造十九世紀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壞。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後之成立也。破壞乎。成立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爲快心之具。爲出氣之端。恐不免爲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藥。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藥爲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志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結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爲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羣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軌。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

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是。在。吾。黨。

論中國今日當以競爭求和平

支那人者，天下最愛和平之人也。斯言也。東西人士議我之恒言。而我國民亦以其言爲不誣者也。傷心人曰。和平者。脆人之骨。柔人之氣。沮抑人民之思想。阻礙世界之進步。亡人家國。弱人種。族。爲天下最不祥之物。我國民惟此是愛。宜我國今日之衰且危也。外人之詆我也。曰。無愛國心。曰。奴隸性質。曰。服從強者。曰。止自私自利。一若號爲中國人。即不能發憤而任事者。一若四萬萬人。必無一人足以奮起而與之競爭者。夫我國民人種之秀。開化之早。豈不知奴隸牛馬之慘。豈不識民權自由之樂。亦豈無振奮自立之力。而必下心低首。甘受人之軛縛。凌辱。以爲快哉。然以二千餘年之貴種華胄。乃卒至下心低首。若甘受人之軛縛。凌辱者。推其病源之所在。則千弊百害。無不植根於愛和平之一心。夫中國開國以來。家族之制。最爲完備。故室家之安。甲於地球。諸國而愛戀之情。亦甲於地球。諸國。愛戀既重。則必不肯輕舉妄動。以害其家室之和平。且習於閉關之世。濡沫於一統之下。無他物之激動。足以摩擦其熱力。無他人之比較。足以激其好勝之心。智識既不擴張。思想自無發達。衣食男女。

而外無他希望。守老死不相往來之宗旨。無尚武任俠之習慣。惴惴焉。惟以失其衣食爲懼。以不見兵革爲幸。習之既久。其筋已弛。其氣已柔矣。豈儒謬種。恐其柔弛之未甚也。本其自了之秘傳。倡其婦妾之私論。導人退讓。則曰犯而不校。教人隱忍。則曰唾面自乾。務率天下而盡爲妾婦。務率天下而盡至無恥。其有氣稍盛。志稍壯。寧爲玉碎而不肯瓦全者。則羣起而嘩之。不詆爲喪心病狂。即噴爲少年好事。天下之人。習聞其說而不察也。則遂奉以爲寶訓。明見其事之憤激不平。而恐抗拒之損和平也。則曰勿與人事。明見其事之有傷國體。而懼爭抵之有損和平也。則曰得過且過。日言安靜。日戒激烈。但使身家能保。一日之安。雖盡棄其權利名譽。而所不計。心性留遺。其種遠傳於孫子。則其毒愈深。其習愈固。其心愈懦。其氣愈偷。由和平而安靜。由安靜而馴伏。馴伏矣。則奴隸牛馬之任。不招自至。人爭我讓。人進我退。人出令而我受命。人刀俎而我魚肉。乃化其人而成爲不痛不癢之世。乃胥其國而盡爲偷息苟活之人。至是而和平必不可保。而大愚不悟。猶不息其希望之癡心。故夫英法之役。國都見陷。禍已酷矣。而和議既就。則謂和平可保也。日本之役。土地被割。禍尤慘矣。而和議既成。則又曰和平可保也。今則國權盡失。利源盡奪。命在朝夕。無復和平之可言矣。而聞

外人之日言回復和平也。則亦從而冀幸之。曰：和平。嗚呼！振旅凱旋，罷兵不用，列強則誠保和平。若我則防守被撤，要隘見握，外兵留戍，禍患方始。自茲以往，無復寧歲。烏在其爲和平也？四百餘州之地，盡爲他人之勢力範圍。四萬萬餘之人，胥爲異族之輿僮。皂隸永在羈輓，縛困之中，寧有安枕高臥之日。况乎彼割一地，此援成例，朝下一令，夕可瓜分。又烏在其爲和平也？傳曰：晏安酖毒，以和平爲和平，且足亡人。國家弱人，種族况以非和平爲和平，其酖毒安有不立斃者哉！

然而舉國鼎沸，萬衆蠶湧，儼然不可終日，必非人情所甚欲也。人情莫不貪生畏死，惡危而樂安。歐洲之人朝娛夕嬉，濡浴太平，其樂和平之心固無異於我。而殆有甚焉。然歐美愛和平而國強，種昌中國愛和平而國危，種弱。若是者何也？曰：以和平求和平者，其和平爲殺人_之具，以不和平致和平者，其和平爲進化之期。故個人對於社會之義務，必當捨個人之幸福以保社會之安全。國家當必不得已之時，亦必捨一時之安全以保永久之幸福。故伊耶陵之言競爭權利也，曰：世人莫不曰：權利權利，然權利之起原在於抗爭。實猶財富之起原在於勤勞。權利者必當奮腕力以防守，而斷不能默容他人之侵奪。一人然一國亦罔不然。

故夫兩國並立。一里不毛之地。突爲他國所踞奪。被害者其隱忍而默許乎。抑將決裂而搏戰乎。夫搏戰者。破壞和平之局。枯萬人之骨。糜億兆之財。甚者乃致其國之危。殆較之一里。礪确之地。其輕重誠不可同日而語矣。然遭無理之屈辱。猶默然而容忍。則今日可奪我。一里之地者。寢可奪我。百里之地。寢可奪我。千里之地。其侵害無已時。其和平亦終不可保。馴而全土可入於他人之手。而國隨以亡。故決裂而搏戰。非爲一里而戰也。爲國民全體而戰。爲爭其榮譽而戰。爲保其獨立而戰。實則謀其和平而戰。是以權利之目的。在和平。而所以達其目的之方法。則反在戰鬪。蓋和平之誕生。必不能免分媿之痛苦。彼歐美人之朝娛夕嬉。濡浴太平者。固無不自破壞和平。冒死喋血而爭獲之者也。而獨不見十九世紀之歐洲。乎。十九世紀之初。拿破侖之霸業。旣燔維也納之會議。旣成神聖同盟之國。無不壹志協力。擁護君主。正統之權力。保持獨裁專制之政體。歐洲風靡萬衆。屏息其外。觀似安保和平。而內治已日見沈滯。法國者。革命產出之地。以輕躁剽悍聞於天下。而所謂最可愛和平之國民者也。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間。猝然突起。倒查路十世之政府。而開議院政體之先端。風聲所簸。歐洲大擾。比利時則憤起。獨立脫荷蘭之羈絆。而創立議院政體之王國矣。瑞士則變。

亂大起。覆保守黨之政權。而開民主政體之基矣。意大利則紛爭不絕。人民日與政府激爭。以亢張其人權矣。歐西諸國政治日進。然十年之間。政界旋即於沈靜。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人復奮起改革風潮。震湧歐洲之中東諸部。亦遂變亂迭興。荷蘭則自立憲政體。而成議院政體矣。丹麥則由專制政體而進立憲政體矣。英國則由貴族議院政體漸移而爲民主議院政體矣。普魯士則制定憲法。張國民選舉之權矣。巴路坑半島諸國亦皆脫土耳其之羈。輓獨立而大行改革矣。他洲之國若美若日。或以八年血戰而倡獨立。或以攘夷覆幕而興維新。當諸國之變亂。驟生干戈。搶攘內抗。強暴之擊壓。外敵強鄰之侵害。野無寧室。民無安居。彼其時之國民。寧無愛戀和平。痛擾亂之損我身家者哉。又寧不知和平之可愛。而必紛擾以破壞之哉。然猶必出生入死。去甘就苦者。固深信愛戀和平之足以亡人國家。弱人種。族故不辭分。婉之痛苦。以求和平之誕生也。我國民引領西望。日嘆羨歐人之權利。日想慕西國之和平。烏知今日之歐洲。固自最不愛和平之國民之競爭。而創造之者也。然則中國人。而果愛和平。則亦競爭而已矣。競爭有二。一曰對內之競爭。戊戌維新。皇上復我國民之人權矣。賊臣不道。悍然奪之於吾民之掌中。夫人權者。寧可奪取之物。然吾民。

願。惜。目。前。之。安。樂。苟。保。一。日。之。無。事。乃。遂。任。他。人。之。取。擄。乃。遂。至。今。日。之。困。辱。過。此。以。往。其。禍。患。未。知。所。終。嗚。呼。競。爭。者。國。民。生。存。之。至。要。既。無。競。爭。之。力。即。絕。生。存。之。機。生。機。絕。矣。而。猶。鯁。鯁。願。慮。曰。和。平。和。平。是。猶。人。被。震。擊。脈。斷。氣。絕。但。皮。髮。無。傷。面。貌。未。腐。而。遂。持。以。自。慰。曰。其。人。未。死。天。下。自。欺。之。事。未。有。若。是。之。愚。者。也。一。曰。對。外。競。爭。印。度。之。爲。英。所。滅。其。生。聚。教。育。未。必。不。愈。於。印。度。之。昔。日。也。其。民。之。安。居。樂。業。亦。未。必。不。過。於。印。度。之。曩。時。也。而。天。下。之。人。必。從。而。鄙。之。曰。藩。屬。之。地。必。從。而。賤。之。曰。奴。隸。之。民。者。豈。不。以。其。國。不。能。獨。立。其。人。不。能。自。主。必。不。足。齒。於。天。下。之。公。國。公。民。哉。今。列。強。之。待。我。久。已。等。之。印。度。矣。然。以。印。度。待。我。者。其。權。在。彼。甘。爲。印。度。與。不。甘。爲。印。度。者。其。權。在。我。夫。印。度。人。寧。獨。樂。爲。藩。屬。奴。隸。但。以。愛。惜。和。平。之。故。遂。爲。天。下。不。齒。之。人。故。我。國。民。而。但。愛。和。平。也。則。不。患。無。爲。印。度。人。之。一。日。若。恥。印。度。人。而。不。肯。爲。也。則。今。日。之。和。平。乃。砒。鴆。乃。鞭。勒。乃。水。火。盜。賊。乃。殺。人。白。刃。火。燃。眉。而。不。撲。刃。加。頸。而。不。格。乃。曰。恐。敗。和。平。其。人。尙。能。得。一。日。之。生。存。乎。哉。昔。希。臘。有。正。義。之。神。一。手。持。衡。一。手。持。劍。衡。者。示。權。利。之。輕。重。劍。者。示。實。行。其。權。利。二。者。相。待。不。能。偏。廢。中。國。之。利。害。不。待。權。衡。而。已。決。矣。今。日。之。用。惟。劍。是。賴。若。置。劍。不。用。而。惟。俟。和。平。之。至。吾。恐。他。人。與。我。

之和平。未必我國民所願望之和平也。

曰。籠中之鳥。檻內之獸。寧必以此爲樂。勢之所逼。姑視爲安。中國之勢。何以異此。今日雖有競爭之心。恐未易敵其壓逼之力也。曰。維也納會議而後。歐人皆屏息於壓力之下者也。外則神聖同盟之君主。戮力以保其專制。內則貴族僧侶之舊人。聯合以據其政權。內外同盟。其勢力可謂莫大矣。然草澤崛起。奮臂而抗其內外同盟。莫大勢力者。則惟都會之商人。新聞之記者。城邑之學生。與夫務脫外國之絆。勒以求獨立之國民黨。其人至寡。其數至微。且人皆微賤。絕無政治。張空拳而奮呼。以鯀角雷霆萬鈞之力。彼寧能自必其成功哉。然知苟安之必難。自立乃冒險。突進不惜。擲和平以爲權利之犧牲。屈而求伸。仆而屢起。卒能使歐洲全土靡然。革專制之政。藩屬小國奮然除強敵之羈。夫競爭之力。猶機輪也。置而不動。則百年如故。久且銹蝕。將盡失其轉動之力。若捩其機軸。則旋轉震動。雖烏獲不能掣其行。四萬萬人之機輪亦大矣。苟不以和平銹蝕之。其奮動豈外物之能阻。法人之改革也。奮起數四。二十年間。曾無寧歲。然而政體卒改。國勢卒興。我中人之安靜。其和平豈不過。法人者。然而苟活。偷安。止延殘喘。嗚呼。法人者。國民之有永動力者也。中人者。國民之有永靜力者也。

動則熱。熱則發。發達。靜則冷。冷則腐。腐敗。熱而發達。生道也。冷而腐敗。死道也。求和平而乃得死。道。我國民其亦悚然自警。師法人之生氣以振其動機乎。若夫明知和平有害而姑安是以求息。則是張目以飲。酖聯袂以赴。阱厝火積薪而臥。以爲安也。嗚呼。是則非所敢知矣。

排外平議

我中國以排外聞於天下也久矣。殺洋人。毀教堂。攻使館。戕公使。天下之人莫不詆爲人道之賊害。世界之公敵。爲萬國公法所不容。乃至覆其都。喪其民。殲其兵。割地賠款。主權盡失。而國幾不國。蓋排外之力至大。而排外之禍亦至酷矣。傷心人曰。中國人烏知排外者哉。排外之道有二。野蠻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排以腕力者。憤外人之偏。我視之如讐。防之如賊。外人之來我國也。必將深閉固拒。則外人之文化智識。必不能資其益。而取其長。而一人之腕力。又非百十腕力之敵也。其力將必有所絀。力之既絀。則外人之來而偏我。將又百十於昔日。而更無術以拒之。且再犯不韙。背公理而觸萬國之怒也。外人則賤爲野蠻。憤爲公敵。合諸國之力以爲報復。且藉公義以縱其私謀。悍然無復顧忌。極其踐踏。縛壓。皆視爲待野蠻之公法。所當然而排外者。力窮理屈。排無可排。遂不能不低。

首吞聲。以受其壓制。以心力排外者。其待外人也。禮貌有加。其善外交也。儀節不失。雖世仇夙怨之國。受其侮辱。舉國所欲得而甘心者。其往來酬應殷勤。無以異於姻婭。且惟積恐懷仇之故。則彌師其政。學輸其文明。外奉其敵。以爲師。內善其國之政治。至於自主之內政。國家之主權。下及國民。享有之權利。則雖至小。至弱之國。必不容他人有一毫之干涉。有一事之侵犯。而外人之眈逐。窺伺其旁者。亦憚其心力。爲所抵抗。不敢施其干涉。侵犯之謀。此二者。排外之心。雖同。而排外之術。迥異。此國之盛衰興亡。之所以殊其效也。中國通商以來。與外人之交涉。數十年矣。要其對外之道。大約不出二端。其始則持仇視主義。持仇視之主義者。狃於一統自立之例。習於氏羌胡羯之事。自大也。則曰天朝鄙人也。則曰夷狄問其政策。不曰鎖港。則曰閉關。其視外人也。如毒蛇。如猛獸。如火。如怨賊。雖其文明之政。化精妙之學。問無不視之。爲醜毒。必求使外人之足絕跡於吾國之中。一。排。再。排。而。勢。不。敵。悚。然。於。排。外。之。可。以。召。禍。也。則。一。變。而。爲。服。從。主。義。規。於。外。人。之。威。怵。於。外。人。之。勢。知。我。之。必。非。彼。敵。黠者。乃急假其威勢。以自固資之。爲保護。倚之。爲生活。下者思安。其生產上者謀保。其富貴甚。乃挾其餘。餒。儕。輩。鋤。虐。同。種。以。爲。快。愿。者。見。其。威。勢。之。果。足。以。保。護。我。也。則。動。色。相。

告趨之。若驚百計營謀以求爲隸屬。庇其餘蔭。雖盡舉主權以奉於其手。而猶惴惴焉。恐不得當其視。外人也。如鬼神。如天帝。如奴僕之服其主。如妾婦之媚其夫。嚮之方怒。爲仇敵者。今乃甘爲其奴隸。遂幾自忘其國。爲何國。自忘其身。爲何國之人。嗚呼。前倨者。後必恭。野蠻人之排外。終未有不爲其仇敵之奴隸者也。不甯惟是。中國人之切齒外人也。要不過習攘夷之舊說。隨聲吠影。故聞名而生怒耳。否則憤教民勢力之偏。怨外人相待之刻耳。否則怒外人官吏之倨慢。逼人之太甚耳。初非知痛國勢之屈辱。憤主權之見奪。爭國民之人權。發憤而起求獨立也。天下用力之過猛。行度之過速者。雖遇至柔至弱之物。亦不能無反動力。數年以來。外人瓜分之心太急。侵畧之謀太驟。操之過促。激而變生。今西國人士紛然詆其政府侵畧之無謀矣。脫外人易一政策。舍急激之手段。而行之以和緩。輟有形之瓜分。而施之於無形。籠之以私恩。啗之以小利。假之以虛名。我中人素不講國家之學。絕不諳外交之術。則必倚爲心腹。恃爲輿援。入其牢籠。而反德之感之。必不至有抵抗之事。譬之犬然。驅迫蹴踏。必反噬而狂吠。若撫而循之。飼而豢之。則無論何人。亦皆搖尾乞憐。依以爲主。嗚呼。我中人素見詆於外人。而謂爲有奴隸性質者也。奴隸者。烏有觚人之事。則今日之舉動。要不

過。擊。物。者。之。用。力。過。猛。而。少。有。反。動。力。者。也。中。國。人。烏。知。排。外。者。哉。中。國。人。烏。能。排。外。者。哉。鳴。呼。天。下。之。國。未。有。排。外。而。不。覆。敗。者。也。天。下。之。國。未。有。排。外。而。能。獨。立。者。也。排。外。烏。乎。起。於。界。限。而。爲。原。人。天。賦。之。同。性。質。者。也。界。已。之。身。而。名。人。曰。外。人。界。已。之。家。而。名。人。曰。外。家。界。已。之。國。而。名。人。曰。外。國。界。已。之。種。而。名。人。曰。外。種。既。劃。此。身。家。國。種。之。界。則。用。情。行。事。自。不。能。無。厚。薄。於。其。間。故。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同。室。有。鬪。則。纓。冠。鄉。鄰。有。鬪。則。閉。戶。雖。聖。人。亦。昌。言。而。不。能。諱。也。故。夫。野。蠻。之。世。則。排。外。之。心。最。熱。而。排。外。之。例。最。嚴。家。族。部。落。之。時。代。無。不。仇。待。外。人。外。人。非。得。內。人。之。保。證。則。不。能。居。其。境。內。而。禮。貌。與。刑。律。輕。重。必。極。其。不。平。羅。馬。開。化。最。早。固。嘗。定。公。共。之。律。以。保。護。外。人。而。外。人。之。受。其。保。護。者。猶。不。及。羅。馬。之。半。今。世。歐。洲。日。以。文。明。號。於。天。下。其。民。法。刑。法。同。一。定。律。而。不。以。內。外。人。之。界。限。爲。輕。重。矣。而。關。於。國。法。者。則。例。仍。極。峻。其。公。民。之。權。惟。內。國。臣。民。所。應。享。而。外。人。必。不。能。與。其。分。毫。且。其。民。之。移。居。他。國。及。出。嫁。於。外。人。者。則。必。除。其。國。民。之。籍。奪。其。公。民。之。權。屏。之。於。外。人。之。列。鳴。呼。排。外。者。天。賦。之。公。性。人。道。之。必。不。能。已。既。有。國。界。則。雖。耶。蘇。爲。君。墨。翟。爲。相。亦。豈。能。泯。其。界。而。引。而。內。之。哉。今。夫。古。所。謂。令。主。誼。辟。號。稱。愛。民。咨。嗟。於。在。原。勤。勞。於。在。廟。問。其。

經營之實則曰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已。歐洲各國立一約則必求抵制行一事則必求報復。歲糜千萬之餉常備數十萬之兵問其經營之實則亦曰防外人之侵犯我權利而已。何以不保他人之子孫而保我子孫何以不保他人之黎民而保我黎民何以不公其權利於天下萬國而必防外人之侵犯豈不曰國界既立雖聖人亦不能泯其界而引而內之哉。且泰西之偉儒碩學昌言大號以喚起國民之精神也不曰愛國則曰自主不曰競爭權利則曰獨立不羈日兢兢於優勝劣敗之理務求國權日伸民力日漲出而求勝於外人故斯賓塞之言曰託事於與我同利害者最安全託事於與我異利害者至危險公言無忌以煽其國民排外之心而美人之排英獨立意人之排奧建國則且實行排外之事而天下之主持公論者且頌其民氣之爭民力之強而未嘗一言以斥其違犯公理蓋文明之程度漸高則排外之漲力愈大而排外之手段愈巧乃匿其排外之義而易以美名曰愛國曰自主曰競爭權利曰獨立不羈夫愛國也獨立也與排外固異名同實外人視之而斥爲排外者卽內國視之而號爲愛國者也然而西人排外而國權伸我國排外而國權反屈者何也曰西儒之言自由也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排外固亦有界者也排之以政治者雖嚴峻而仍在界之

中。則。伸。國。權。而。獲。美。譽。排。之。於。交。際。者。一。舉。手。而。即。溢。於。界。之。外。則。被。實。禍。而。蒙。惡。名。我。國。民。不。審。排。外。之。界。昧。於。政。治。排。外。之。術。不。忍。小。忿。冒。昧。而。爲。此。野。蠻。之。舉。動。一。擊。不。中。則。神。喪。氣。沮。務。柔。順。以。求。外。人。之。不。我。排。然。外。人。方。區。國。民。方。嚴。種。族。其。排。外。之。劇。烈。尤。甚。於。我。也。則。雖。屈。膝。俯。首。而。卒。不。能。免。人。之。排。嗚。呼。其。排。人。也。逆。私。忿。而。非。爲。國。計。其。求。免。人。之。排。也。則。亦。營。私。圖。而。非。爲。國。計。其。不。知。愛。國。亦。甚。矣。烏。有。不。愛。國。而。能。排。外。者。哉。曰。外。人。之。逐。我。華。工。也。其。以。腕。力。排。外。寧。有。異。於。我。乎。曰。西。儒。言。之。矣。文。明。之。世。以。道。理。爲。勢。力。野。蠻。之。世。以。勢。力。爲。道。理。美。國。蓄。其。國。民。之。力。膨。脹。不。已。橫。決。四。出。乃。至。觸。抵。公。理。雖。犯。天。下。之。不。韙。然。勢。力。盛。而。亦。莫。敢。誰。何。我。國。民。以。綿。薄。之。材。嬰。公。衆。之。怒。不。勝。匹。離。而。抗。烏。獲。之。鼎。宜。其。鼎。未。舉。而。牘。已。先。絕。也。嗚。呼。萬。國。角。立。之。際。非。競。爭。不。足。以。生。存。然。黃。河。之。瀉。必。先。涇。涇。驚。鳥。之。擊。必。先。戩。翼。僥。倖。一。擊。寧。豈。其。幸。惟。鼓。其。愛。國。之。心。張。其。獨。立。之。氣。厚。其。競。爭。之。力。棄。野。蠻。之。覆。轍。循。文。明。之。正。軌。則。今。日。腕。力。之。屈。者。寧。知。他。日。心。力。之。不。伸。若。其。勇。於。野。蠻。之。橫。暴。而。怯。於。文。明。之。競。爭。來。日。方。長。則。四。萬。萬。之。同。胞。其。將。何。所。託。命。乎。嗚。呼。願。我。國。民。一。念。美。意。之。成。效。而。勿。忘。斯。賓。塞。之。至。言。也。

論國家思想

人羣之初級也。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爲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羣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

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

所謂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貴於他物者以其能羣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於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之翦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羣策羣力干城禦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於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於其所謂一身以上者。此兼愛主義也雖然即謂之爲我主義亦無不可蓋非利羣則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

苟不爾。則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爲國家思想之第一義。所謂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夫事務所爲公司而立乎。抑公司爲事務所而立乎。會館爲村市而設乎。抑村市爲會館而設乎。不待辨而知矣。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曰。『朕卽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爲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以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或以爲無足怪乎。雖然。譬之有一公司之總辦。而曰我卽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卽村市。試思公司之股東。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國之不可以無朝廷。固也。故常推愛國之心。以愛及朝廷。是亦愛人及屋愛屋及鳥之意。云爾。若夫以鳥爲屋也。以屋爲人也。以愛屋愛鳥爲卽愛人也。寔假愛鳥而忘其屋。愛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謂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國家思想者。亦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爲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卽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爲國家之蠹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此爲國家思想之第二義。

所謂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者對外之名詞也。使世界而僅有一國則國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與身相並而有我身。家與家相接而有我家。國與國相峙而有我國。人類自千萬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發達。自言語風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質異精神異而有不得不自國其國者焉。循物競天擇之公例則人與人不能不衝突。國與國不能不衝突。國家之名立之以應他羣者也。故真愛國者雖有外國之神聖大哲而必不願服從於其主權之下。嚮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子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爲國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雖復室如懸磬亦未有願他人入此室處者。知有我故是我。存此爲國家思想第三義。

所謂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論動言天國言大同言一切衆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雖然此等主義其脫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萬數千年後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夫競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一日停則文明之進步立止。由一人之競爭而爲一家。由一家而爲一鄉。族由一鄉族而爲一國。一國者團體之最大圈而競爭之最高潮也。若曰並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

可成。卽成矣。而競爭絕。毋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况人之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然則大同以後。不轉瞬而必復以他事起競爭於天國中。而彼時則已返爲部民之競爭。而非復國民之競爭。是率天下人而復歸於野蠻也。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爲美也。然以其爲心界之美。而非歷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爲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爲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然則言博愛者。殺其一身之私。以愛一家可也。殺其一家之私。以愛一鄉族可也。殺其一身一家一鄉族之私。以愛一國可也。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何也。其爲部民而非國民。一也。此爲國家思想第四義。耗矣哀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乖實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爲虎。而自爲其俵。其賢者。亦僅以堯跖爲主。而自爲其狗也。以言乎第一義。則今日四萬萬人中。其眼光能及其一身上者。幾人。攘而往。熙而來。苟有可以謀目前錙銖之私利者。雖賣盡全國之同胞以圖之。所弗辭也。其所謂第一等人者。則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流也。是卽吾所謂逋羣負而不償者也。夫獨善之與私惡。其所以自立者。雖不同。要其足以召國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義。則吾中國相傳天經。

地義曰忠曰孝。尙矣。雖然言忠國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時曰非人。使忠而僅以施諸君也則天下之爲君主者豈不絕其盡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則如今日美法等國之民無君可忠者豈不永見屏於此德之外而不復得列於人類耶。顧吾見夫爲君主者與爲民主國之國民者其應盡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孝於親忠於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爲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國人以忠之一字爲主僕交涉之專名何其慎也。君之當忠更甚於民何也民之忠也僅在報國之一義務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負付託之義務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對於父母之責任也然爲人父者何嘗可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顧可以不忠乎。僅言忠君者吾見其不能自完其說也。以言乎第三義則吾國歷史彌天之大辱實非復吾所忍言矣。計自漢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餘年間我中國全土爲他族所佔領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黃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種族及時代爲表如左。

國名	種族	都	今地	興起年代	滅亡年代
漢	劉淵	平陽	山西平陽府	三〇四年 <small>西歷</small>	三二九年 <small>西歷</small>
成	李雄	成都	四川成都府	同	三四七年
	匈奴	巴氏			

後 燕 代 秦 後 後 西 西 後 南 南 北 大

趙

石勒

慕容皝

拓跋猗盧

苻健

慕容垂

姚萇

慕容冲

乞伏乾歸

呂光

慕容德

秃髮傉檀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羯

鮮卑

同

氏

鮮卑

羌

鮮卑

同

氏

鮮卑

同

匈奴

同

鄴

同

盛樂

長安

中山

長安

長子

苑川

姑臧

廣固

廉川

張掖

統萬

直隸順德府

同

山西大同府

陝西西安府

直隸定州

同

山西潞州府

甘肅鞏昌府

甘肅涼州府

山東青州府

甘肅西鞏府

甘肅甘州府

甘肅寧夏府

三一八年

三三七七年

三〇九年

三五一年

三八三年

三八四年

同

三八五年

三八六年

三九八年

四〇二年

同

四〇七年

三五一年

三七〇年

三七六年

三九四年

四〇八年

四一七年

三九四年

四三一年

四〇三年

四一〇年

四一四年

四三九年

四三一年

論國家思想

五十五

後魏	拓跋珪	鮮卑	平城	山西大同府	三八六年	五六四年
契丹	完顏阿骨打	五代時燕雲十六州	女真	河南開封府	一一二六年	一一三四年
金	成吉思	蒙古	北京	直隸順天府	一二七七年	一三六七年
元						

嗚呼。以黃帝神。明華胄。所世襲之公。產業而為人。終而奪之者。屢見不一見。而所謂黃帝子孫者。迎壺漿。若崩厥角。紆青紫。臣妾驕人。其自嚙同類。以為之盡力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陳白沙崖山弔古詩云。『鐫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嗟乎。嗟乎。晉宋以來之漢兒。其豐功偉烈。與張宏範。後先輝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無乃所見不廣乎。國家思想之銷亡。至是而極。以言乎第四義。則中國儒者。動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尙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橫渠西銘之作。視國家為渺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極也。所謂國家以上之一大團體。豈嘗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補益。而國家則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國人之果無國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

家。

其誤認國家爲天下也。復有二因。第一由於地理者。歐洲地形山河綺錯。華離破碎。其勢自趨於分立。中國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勢自趨於統一。故自秦以後二千餘年中。惟三國南北朝三百年間。稍爲分裂。自餘則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據。亦不旋踵而合併也。環其外者。雖有無數蠻族。然其幅員其戶口其文物。無一足及中國。若葱嶺以外。雖有波斯印度希臘羅馬諸文明國。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國之視其國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國也者。以對待而成。中國人國家思想發達。所以較難於歐洲者。勢也。第二由於學說者。戰國以前。地理之勢未合。羣雄角立。而國家主義亦最盛。顧其敝也。爭地爭城。殺人盈野。塗炭之禍。未知所極。有道之士。惄然憂之。矯枉過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務破國界。歸於一王。以文致太平。孟子謂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其餘先秦諸子。如墨翟宋牼老聃關尹之流。雖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術。則莫不以統一諸國爲第一要義。蓋救當時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厭分爭已甚。遂有嬴政劉邦諸梟雄接踵而起。前此書生之坐論。忽變爲帝者之實行。中央集權之勢。遂以大定。帝者猶慮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錮方術。

之士而務刺取前哲緒論之有利於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於是國家主義遂絕其絕也。未始不由孔墨諸哲消息於其間也。雖然，是固不可以爲先哲咎。彼其時固當然而扶東倒西。又人類之弱點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說法度衆生而法執者謂執泥於法也。即由法生惑焉。後人狃一統而忘愛國。又豈先聖之志也。且人與人相處而不能無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國界既破而鄉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數之大國而復生出百數千數無量數之小國。馴至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國焉。此實吾中國二千年來之情狀也。惟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爲國民之代表。而以爲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屢易而不動其心也。非愒也。蒼天死而黃天立。白帝殺而赤帝來。於我下界凡民有何與也。稟受於地理者既若彼。熏習於學說者又若此。我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雖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此不過一時之謬見。其時變則其謬亦可自去。彼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則全球交通。列強比鄰。閉關一統之勢破。而安知股憂之不足以相啓也。謬之由學說而起者。今則新學輸入。古義調和。通變宜民之論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難變者。則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之弊。深中於人心也。夫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畏

國事之爲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於一姓而自詡爲忠者爲一己之爵祿也。勢利所在趨之若蟻而更自造一種道德以飾其醜而美其名也。不然則二千年來與中國交通者雖無文明大國而四面野蠻亦何嘗非國耶。謂其盡不知有對待之國又烏可也。然試觀劉淵石勒以來各種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無漢人以爲之佐命元勳者乎。昔嵇紹生於魏晉人篡其君而戮其父紹覲顏事兩重不共戴天之仇敵且爲之死而自以爲忠後世盲史家亦或以忠許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尙之忠德將爲此輩污穢以盡也。無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願爲之吮癰。有能貴我者吾願爲之叩頭。其來歷如何豈必問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學說之影響。地理學說雖萬變而奴隸根性終不可得變。嗚呼吾獨奈之何哉。吾獨奈之何哉。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衙千百嗚呼痛哉。吾語及此無皆可裂無髮可豎。吾惟膽戰吾惟肉麻。忠云忠於勢云爾。忠於利云爾。不知來視諸往他日全地球勢利中心點之所在。是即四萬萬忠臣中心點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國於此焉者之誰與立也。

嗚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將所懷抱之利己主義剷除淨盡。吾惟望其擴充此。

主義鞏固。此主義求如何而後能真利己。如何而後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則非養成國家思想不能爲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謂廣土之足恃。羅馬帝國全盛時。其幅員不讓。我今日也。勿謂民衆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餘兆也。勿謂文明之足恃。昔希臘之雅典。當其爲獨立國也。聲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從他族。萎靡不振。以至於澌亡。而吾中國當胡元時代。士大夫皆習蒙古文。廿二史劄記而文學幾於中絕也。惟茲國家。吾儕父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兮。熒熒。凄凄。誰憐。取兮。時運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及今。其猶未沫兮。

論進取冒險

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人生與憂患俱來。苟畏難斯落險矣。吾見夫今日天下萬國中。其退步之速。與險象之劇者。莫吾中國若也。吾爲此懼。

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徵諸遠。請言其近者。當羅馬解紐以後。歐洲人滿爲憂。紛競不可終日。時則有一窶人。子。子。身。萬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睨怒之極。欲殺之。而飲其血。而願勇撓不屈。有進無退。卒竟得亞美利加爲生靈。開出新世界者。則西班牙之哥倫布。Columbus 其人也。當羅馬教皇

威力達於極點。各國君主俯伏肘下。時則有一介僧侶。天主教之教士不娶妻故日本假佛教僧字以名之今從其號悍然揭九
 十、六條檄文於大府。鳴舊教之罪惡。倡新說以號召天下。教皇率百數十王侯開法會。拘而
 訊之。使更前說。而顧從容對簿。侃侃抗言。不屈不撓。卒能開信教自由之端緒。爲人類進幸
 福者。則日耳曼之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 其人也。扁舟地球一周。凌重濤。冒萬死。三年
 乃還。卒開通太平洋航路。爲兩半球鑿交通之孔道者。則葡萄牙之麥志倫。Magellan 其人也。
 也。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十
 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爲白人殖民地。則英國之立溫斯敦。Livingstone 其人也。十六
 七世紀間。新舊教之爭正烈。日耳曼勦滅新教徒。殆無遺類。時則有波羅的海岸一蕞爾國。
 奮其螳臂。爲人類請命。爲上帝復仇。卒以萬六千之精兵。橫行歐陸。拯民塗炭。犧牲一身而
 不悔者。則瑞典王亞多法士。Adolphus 其人也。俄羅斯經蒙古蹂躪之後。元氣新復。積弱
 蠻陋。無足比數。時則有以萬乘之尊。微服外游。雜伍傭作。學其文明技術。傳與其民。使其國
 爲今日世界第一雄國。駸駸乎有囊括宇內之觀者。則俄皇大彼得。Peter the Great 其人也。
 也。英國自額里查白。英女皇名以後。積勝而驕。立憲美政。漸以墜地。時則有一窮壤牧夫。攘臂以

舉義旗。興國會軍。血戰八年。卒俘獨夫。重興民政。使北海三島。爲文明政體之祖國。國旗輝於大地者。則英吉利之克林威爾。Cromwell 其人也。美受英軛。租稅煩重。人權蹂躪。民不聊生。時則有一窮谷。俠農叩自由之鐘。揭獨立之旗。毫無憑藉。以抗大敵。卒能建雄邦於新世界。今日幾爲二十世紀地球之主人翁者。則美總統華盛頓。Washington 其人也。法國大革命後。風潮迅激。大陸震懼。舉國不寧。時則有一小軍隊中一小將。奮其功名心。征埃及。征意大利。席捲全歐。建大帝國。猶率四十萬貔貅。臨強俄。逐北千里。雖敗而其氣不挫。則法皇拿破侖。Napoleon 其人也。荷爲班屬。宗教壓制。虐政憔悴。緹騎徧國。時則有一亡命志士。集勁旅於日耳曼。歸圖恢復。血戰三十七年。卒復國權。身斃於鉏鋤之手。而不悔者。則荷蘭之維廉額們。William Egmont 其人也。美國當數十年前。奴政盛行。人道滅絕。南北異趣。國幾分裂。時則有一舟人之子。以正理爲甲冑。以民義爲戈矛。斷然排俗情。興義戰。犧牲少數。以活多數。草芥一身。以獻國民。卒能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定國憲。以爲天下法。則美總統林肯。Lincoln 其人也。羅馬云。亡遺烈久沫。寄息他族。奴畜禽視。時則有弱冠翩翩一少年。投秘密結社。傾僞政府。不能得志。遁竄異域。專務青年教育。喚起國魂。卒能使其國成。

獨立、統一之功、列於世界第一等國者、則意大利之瑪志尼(Mazzini)其人。若此者、不過聊舉數賢以爲例耳。其他豪傑之類此者、比肩接踵於歷史。臚其事實、則五車不能容。卽算其姓名、亦更僕不能盡於戲。何其盛哉。後世讀史者、挹其芬、汲其流、崇拜而歌舞之、而不知其當時、道天下所不敢道、爲天下所不敢爲、其精神有江河赴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氣魄有破釜沈舟、一瞑不視之概、其徇其主義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觀、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其成也、涸腦精以買歷史之光榮、其敗也、迸鮮血以贖國民之沈孽。嗚呼、曷克有此、曰惟進取、故曰惟冒險、故。

進取冒險之性質何物乎。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浩然之氣。孟子釋浩然之氣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此性質者。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而所以養成之發現之者。其根柢甚深厚。而非器性薄弱之人所能假借。試推其所原有四端焉。

一曰。生於希望。『亞歷山大之親征波斯也。瀕行舉其子女玉帛。悉分予諸臣。無一餘者。諸臣曰。然則王更何有乎。王曰。吾有一焉。曰希望。』甚哉希望之於人。如此其偉大而有力也。

凡人生莫不有兩世界。其在空間者曰實跡、界。曰理想、界。其在時間者曰現在、界。曰未來、界。實跡與現在屬於行爲理想。與未來屬於希望。而現在所行之實跡即爲前此所懷理想之發表。而現在所懷之理想又爲將來所行實跡之券符。然則實跡者理想之子孫。未來者現在之父母也。故人類所以勝於禽獸。文明人所以勝於野蠻。惟其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來。故希望愈大。則其進取冒險之心愈雄。越王句踐之棲會稽以薪爲葶。以膽爲糧。彼其心未嘗一日忘沼吳也。摩西率頑冥險躁之猶太人。彷徨於亞刺伯沙漠四十餘年。彼蓋日有一葡萄滋熟。蜜乳芬郁之迦南樂土。來往於其胸中也。王陽明詩云。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豈惟吳會。豈惟迦南。蓋丈夫之所以立於世者。莫不有第二之世界。以爲其歸宿之一故鄉。各懷希望。以奔於無極之長途。此世運所以日進步也。以此希望。故其於現在。在界於實跡。界不惜絞其腦。滴其汗。胼胝其手足。甚乃獻其血。蛻其骸。豈徒然哉。其將有所易也。西哲有言。『上帝語衆生曰。汝所欲之物。吾悉昇汝。但汝當納其代價。』進取冒險者。希望之代價也。彼禽獸與野蠻人。飢則求食。飽則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人之所以爲人。文明之所以爲文明。亦曰。知明日而已。惟明日能繫我於無極。而三日焉。而五日焉。

而七日焉。而一旬焉。而一月焉。而一年焉。而十年焉。而百年焉。而千年焉。而千萬年焉。而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年焉。皆明日之積也。保守今日故進取之念消。偷安今日故冒險之氣亡。若此者是棄其所以爲人之具而自儕於羣動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二曰生於熱誠。吾讀史記李將軍列傳。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未嘗不歎人生之能力無一定界限。無一定程度。而惟以其熱誠之界限程度爲比例。差其動機也。希微其結果也。殊絕而深知夫天下古今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震宇宙而昭蘇之者。其所得皆有由也。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於千山萬壑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大矣哉。熱誠之愛之能易人度也。朱壽昌之棄官行乞。跋涉風雪。愛其親也。豫讓之漆身爲厲。被髮爲奴。愛其君也。諸葛武侯之扶病出師。灑一掬之淚於五丈原頭而不辭者。愛知己。

也。克林威爾弑君之大不韙。且兩度解散國會。受專制之嫌。而無憚者。愛國民也。林肯不顧國內之分裂。不恤戰爭之塗炭。而毅然布放奴令於南美者。愛公理也。十六七世紀之間。新教徒抵抗教皇者。二百餘年。死者以千數百萬計。而未嘗悔者。愛上帝愛自由也。十九世紀。革命風潮徧於全歐。擲無量數之頭顱血肉前者。仆而後者。繼亦以其民之愛國而自愛也。彼男女之相悅。則固常背父母犯輿論。千回百折以相從矣。甚者乃相爲死矣。夫人情孰不愛生而惡死。顧其所愛有甚於生者。故或可以得生而不用也。戰國策言。有攫金於齊市者。士官拘而鞠之。其人曰。吾攫金時。只見金不見人。彼夫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當其徇其主義。赴其目的。何一非見金不見人之類也。若是者。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豈惟不見有人。並不見有我焉。無以名之名之曰。一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 煙士披里純。一者熱誠最高潮之一點。而感動人。驅迫人。使上於冒險進取之途者也。而此熱誠。又不惟於所愛者有之。乃至哀之極。怒之極。危險之極。亦常爲驅發熱誠之導線。處火宅者。弱女能運千鈞之筭。臨敵陣者。疲馬亦作突圍之想。故曰。不搏不躍。不激不行。可愛者而不知愛。可哀者而不知哀。可怒者而不知怒。可危者而不知。

危。此所謂無性人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三曰。生於智慧。凡人有所畏縮也。必其於事理見之未明者也。孩童婦嫗最畏鬼。暮夜則

不敢出也。蠻野民族最畏禳祥龜筮。不從則不敢動作也。日食彗見則恐懼潛藏也。禮拜五

日不宜出行也。十三人不敢共膳也。二者皆西俗此皆知有所蔽而行。遂有所怯也。灘石錯落。河

流激湍。非習水性者不敢渡焉。大雪漫野。坑谷皆盈。非識地勢者不敢凌焉。見之不審。則其

氣先餒。餒則進取之精神萎地矣。故王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義。誠得其本也。哥侖布之敢

於航大西洋而西也。蓋深信地圖之理。而知彼岸必有極樂世界也。格蘭斯頓之堅持愛爾

蘭自治案也。蓋深信民族主義自由平等主義。知非此而英愛不能相安也。猛虎躡於後。則

越澗穿林如平地。大火燎於棟。則飛簷走壁如轉蓬。知虎與火之能殺人而不得不冒次險。

以避最險也。若乳嬰之子不知虎之暴而火之烈。則嬉然安之而已。故進取冒險之精神。又

常以其見地之淺深高下爲比。例差欲養氣者必先積智。非虛言也。而不然者爲教宗之奴

隸。爲先哲之奴隸。爲習俗之奴隸。爲居上位有權勢者之奴隸。乃至自爲其心之奴隸。其心

又爲四支百體之奴隸。重重縛。奄奄就死。無復生人之趣矣。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

已如此其甚也。

四曰生於膽力。拿破侖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字典爲有之耳。又曰：「不能」二字，非佛蘭西人所。用。也。訥爾遜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爲何物也。」訥爾遜英

掃盪拿破侖海軍者也。當五歲時常獨游山野。遇迅雷風烈入夜不歸。其家遣人覓得之。則危坐於山巔。一破屋也。其祖母責之曰：「怪異哉！何物怪童！此可怖之現象。竟不能驅汝歸家耶？」訥則答曰：「Fear? I never saw Fear! I

do not know what it is. 即此文。嗚呼！至今讀此言，神氣猶爲之王焉。豈偉人之根器固非吾輩所能企乎？抑自有之而自不用也。拿破侖所歷至難之境，正多。訥爾遜所遇可畏之端亦不少。而拿訥若行所無事者，無他，其氣先足以勝之也。佛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吾以爲不能焉，以爲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爲能焉，以爲無能焉，斯亦能矣。斯亦無畏矣。此其理真非鈍根衆生之所能悟也。雖然，猶有二義焉。凡人若有疾病者，雖復齒痛、鼻眩、之微末。而其日之精神、志氣，輒爲之萎縮。蓋氣力與體魄常相依而爲用者也。此一說也。又莊敬日強，安惰日偷。生理之大經也。曾文正曰：「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此一說也。若是乎體魄之不可不自壯而膽力亦未嘗不可以養成也。若拿破侖若訥爾遜若曾國藩

皆進取冒險之豪傑而為後輩型者也。曾文正最講踏實地步謹慎小心然其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危乎微哉。吾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老氏之調言。

不待論矣。而所稱誦法孔子者。又往往遺其大體。據其偏言。取其「狷」主義而棄其「狂」主義。取其「勿」主義而棄其「為」主義。勿主義者懲忿窒慾之學也。如非禮勿視四句等義是為

主義而棄其「乾」主義。地道妻道。亞道此坤主義也。自強不息此乾主義也。取其「命」主義而棄其「力」主義。列子有力命篇論語稱子罕言

命又稱子不語力其實力命兩者皆孔子所常言知命之訓力行之教昭昭然矣其所稱道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也。夫此諸義。亦何嘗非孔門所傳述。然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孔子曷嘗以此義盡律天下哉。而未俗承流。取便利己。遂蒙老馬以孔皮。易尼鄒以聃莒。於是進取冒險之精神。漸滅以盡。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馬丁路得、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藉有一二。則將為一世之所

中國魂卷下終

Never look behind, boys.
 When you're on the ways;
 Time enough for that, boys,
 On some future day.
 Though the way be long, boys,
 Face it with a will;
 Never stop to look behind
 When climbing up a hill.
 First be sure you're right, boys;
 Then with courage strong
 Strap your pack upon your back,
 And tramp tramp along
 when you're near the top, boys.
 Of the rugged way,
 Do not think your work is done,
 But climb climb away.
 Success is at the top, boys,



ing there until
 at, blodding plucky, boys;
 mounted up the hill.

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君。夢。如。何。我。憂。孔。多。撫。絃。慷。慨。為。少。年。進。步。之。歌。歌。曰。
 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恫。哉。恫。哉。
 變。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沈。沈。嗚。呼。一。國。之。大。有。
 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復。陽。

一、看也步謹慎小心